

水上

章克標譯

57
44

— 圖 四 —

876.57
519-44



3 0243 5348 8

~~876.57~~
~~519-44~~

水上

莫泊桑著

章克標譯

這是一本『好書』，
 裏面有『好的』記述，
 『好的』描寫，
 『好的』故事，
 『好的』感想。
 受過舊教育的人，看
 一定能夠感到趣味罷。
 這『好書』錯字太多，
 不但不能明瞭，且是什
 麼『好書』呢？

1928 2.28/32 章克標

年 月 日
章克標



B 206464

1928 1 15 付 排

1928 5 15 出 版

1——2000册

每 册 实 价 大 洋 四 角

序

水上是莫泊桑的紀行文“Sur l'eau”的翻譯，這是一八八七年的記述，距他死亡的一八九三年六月三日大約六年，就是在他三十八歲上所寫的。那時，他的心狀可以從書中看出如何對於現世生活的平凡感着厭倦。他的“Le Holra”也作於是年，人家說在“Le Holra”中已經可以看出他發狂的徵候。但莫泊桑自己以為這是世人理解力不足之故。不是由於他的思想的怪誕，在這水上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感性格的錯綜，因為這類文章最容易而且適合於自己表現

之故。

此書的翻譯在民國十四年的冬天，當時我住在江灣，不過只譯了前二節而中止了。從來也是時作時輟，完全譯了在什麼時候已不能記憶了。大抵總是在十五年內譯完的，因為十六年的夏天除前二章擱在別一地方以外，曾經在一種不會被人注意的報紙上用波上雜記的名字發表過。

我的譯此書，沒有什麼用意，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當時初學法文，意思用來練習練習的。也許這有點太不自量力，不過自己總覺得還仔細，錯誤當然免不了，却斷然不是以錯誤為光榮的。本來莫泊桑的文章，清新秀麗是有名的，一經翻譯，損失不少，是意中事，又加之我的不嫻法文，徒是嘗試，弄得不好是應該的。不，翻譯而只供自己練習，好也罷不好也罷，應該也罷不應該也罷，現在却是要公表了，不應該如此推托。因此我再校讀過一次，覺得並不十分壞，所以就大膽地公表了。自然對於誤譯惡譯之點，一毫也

不想逃避責任的。

莫氏生平，已經許多人介紹過，他的小說譯成中國文者，也有不少，所以我也不必再多說了。

當譯此書時，很得友人徐聲越，馬宗融二君之助，倘使此譯中有幾分好處，都出自二君之賜，所有壞處，當然是我一個人的不注意及能力不及所造成，記此以明責任，並謝二君。開明書店不嫌這一種破殘的東西，允諾出版，使中國文壇上，又多一莫氏著作，我也深深地感謝。

十七年五一節，譯者記。

目 次

四月六日.....	1—20
四月七日晚九時 在摩奈.....	21—55
四月八日 在阿該.....	56—74
四月十日	75—99
四月十一日 在聖拉斐哀.....	100—112
四月十二日 在聖都洛盤.....	113—146
四月十三日 在聖都洛盤.....	147—160
四月十四日.....	161—170

水

上



這日記裏面，不含什麼有趣的史料，也沒有新奇的冒險譚。當去年春天，我在地中海的一角，作小小的遊弋，每日記錄自己的所見和所思，當做消遣的一法。這就是那時所寫的東西。

總之，我所見的，不過是水，是太陽，是水浪，是巖石——我不能再數說別的事物。——我所思的，也不過像大家一樣，當水浪搖蕩你們，使得你們沈醉，載了你們漂游的時候。

四月六日

我正好睡，我的船夫般那擲沙屑到我窗上，打醒了我。我開了窗。我接受着清涼爽快的夜氣，在臉面上，到胸口，一直到靈魂的底奧。天空是潔麗而青碧，由星光的點點閃耀，顯得鮮活生動。

水手站在底下牆腳邊，說：

——好天氣呀，麥歇。

——什麼風？

——陸上的微風。

——那好，我來了。

半小時之後，我大步往海岸走去。地平線開頭有些白漫漫，我看到遠方，在天神灣 (la baie des Anges) 之後，見尼斯 (Nice) 的燈火，再前面，還有維福壠 (Villefranche) 的迴旋燈塔。

前面，在暗黑的消散裏，隱約地可以看見恩梯壠 (Antibes)。這市的雙塔，高聳在這個伏蚌 (Vauban) 的古城壁所圍繞的圓錐形都會之上。

街上有幾只狗，幾個去上工的工人。港裏只有沿碼頭泊着小船的極輕微的蕩動，和動也不動似的水的微弱的聲響。有時纜索拉緊的發聲，或者小船擦動了大船的聲音。這些船，這些石板，就是那海自身，正似睡在撒滿金粉的青天底下；睡在夜晚看管那小港的，立在堤防一端的，那小燈塔的眼睛底下。

那邊，在亞定建築工場前面，我看見一點火光，我感得有動作，我聽到人聲。他們在那邊等

(1) Sebastien leprestre de Vauban, (1633—1707)

法國將軍，又長於要塞建築之術，安梯壠城亦係彼所築，

故云。

待我。美男號已經預備開駛了。

我走進船室，室中點着一對蠟燭，在沙發的腳邊，像羅盤一樣的吊着。這沙發，在夜裏就是當牀用的。我穿上了獸皮做的水手用短褂，戴了暖帽，就再跑上甲板，船已經解纜了，那兩個人拖動鏈索，使船的後舷靠近錨。隨後，他們又把那大風蓬拉起來，滑車和桅樁，發出一種單調的歎息，那帆慢慢地高昇了。在夜間看去，那帆是很大而帶灰白色，接受風的吹拂，徐徐把天和星遮掩了。

從不能望見，而可以想到是還戴滿雪的山頭那邊，乾燥而寒冷的風，極微弱，毫不活動，紛亂而且斷斷續續地吹來。

現在他們把錨起了，我執了舵，那船像一個巨大的幻影，在平靜的海面上滑走了。爲要出港去，我們須得在還睡着的幾隻小船及二檣船中間繞過，我們慢慢地經過一個個的碼頭；拖了我們短而圓的小艇在後面，正像纔從卵中出來的小鵝，跟在老鵝後面游泳一樣。

當我們經過了堤防和方城間的水路，那快艇更加活潑了，增加了速度，好像牠遇着了一樁快活，使得牠更加高興了。牠在無數輕波之上舞動，牠在無際的平原蕩動的田畦之上跳躍。脫出了港內的死的水之後，牠已經感到了大海的生命。

沒有半片巨浪，我依着市的岩壁和指示是一條大道的五百法的浮標中間航行。就因從後面來的風，我取繞過這岬的進路。

天亮起來了，星光漸漸消失，維福壠的燈塔，也把他的轉動的眼睛閉上了。在遠天底下，當還不能認清楚的尼斯的上面，我看見玫瑰色的奇妙光輝。這是那晨光，已經照到阿爾卑山巔的冰河了。

我要看日出的光景，所以把舵交給般那。那微風更加爽朗，使我們在顫動而紫色的波上行動。鐘響了三陣，在風中飛速的傳佈，告示朝禱的時刻。爲什麼那鐘的聲響，好像在朝上更加清徹，在夕晚比較遲重呢？我歡喜這晨光，涼爽的

清晨，那時人還睡着，大地醒了。空氣中充滿了神祕的寒慄，是懶在牀上的人所永遠不能味到的。我們吸，我們飲。我們見那生命的再生了，那宇宙間的物質生命，那生命是橫貫了全空間的星辰。這生命的祕密是我們的絕大煩惱。

來蒙說：

——一回兒要起東風了。

——般那答：

——我說，就要來的是西風。

那船夫般那，是一個瘦長柔順，特別好清潔，而謹慎小心的人。鬍鬚連上眼梢，他容貌很好，又有美的聲音。又是一個忠實而坦白的人。但是海上的一切，都使他耽心，突然襲來的巨浪，及預告此事的微風，安斯堆 (Esterel) 山巔所掛佈的一片雲，警告西來的狂風，同樣那氣壓表的上昇，因為是表示東來的疾風。加之他是良好的水手，不絕注意到一切；而且有那一種好潔性質，即是有一滴水濺着了銅件，非立刻擦去是不安心的。

來蒙，他的表弟，是一個強壯的青年，棕黑的皮膚，連鬚鬚，精力旺盛，又勇敢，忠實而坦白，和般那一樣。少變動，也不是那樣的神經質，對於海的威嚇和狂暴，更加平靜，更加安命。

般那，來蒙和那個氣壓表，有時成爲對比，使我看了三個腳色的趣味的喜劇，其中頂沈默的，便是頂會唆示的。

——哈哈，麥歇，我們走得很順利。般那說。

實在我們已經通過了刹利(Salie)灣，越過了加羅貝(Garoupe)，我們行近那低平的岩石，和水浪同樣高低延展的格洛岬。

現在，阿爾卑連山全部都看見了，威嚇海面的異樣大波，戴雪的花崗岩的浪，所有的一切尖頂，正似噴起的飛沫固定而冰結了。太陽就從這冰塊後面升起，照到這上面，流散銀光。

不見繞過了恩梯壑岬，我們看見了留冷(Lérins)列島，其後遠處，就是安斯推連山的蜿蜒。安斯推山脈，是康奈(Cannes)市的裝飾品，又是美妙的山的紀念品。帶一些青色，優美的劃分，

有一種婀娜的幻想，而且很精工，正是造物在天
的舞台面上所畫的水彩畫，可以供英倫風景畫
家做模特兒之用，可以做患肺癆的，以及吃了飯
沒有事幹的高貴階級的嘆贊的對象。

安斯推山一日中時時刻刻幻變牠的姿態，
以愉悅貴人的眼目。

連山的姿像，明確清晰，在朝晨的青天，浮
出一片純潔而柔和的青色，高貴而美麗的青色，
南方海岸的理想色的青色。但是在夕暮，山邊的
森林，使一帶陰黑，在火紅的天邊，那個想像所
不能得的幻妙而炎紅的天空，幕上一條黑斑。我
從未在別處見過這樣美妙的日沒景像。全地平
線的火災，這雲霞的光輝，這巧妙和壯麗的表
出，這每日翻新的豐富而多大的效果，銘感的印
象迫着人的贊美；假使是人所描出，恐怕不過博
取一種嗤笑而已。

留冷列島，是康奈灣的東界，又與絳(Juan)
灣分界，正像歌劇場中所能看見的那樣兩個島，
這地方是使避寒客和病人大滿足的。

從外海我們現在的地點，看去，這島嶼正像二個暗綠的花園，生在水中。遠在海流中間，聖都努拉 (Saint-Honorat) 的一端，挺立一所十分奇怪的廢墟，正像施高脫 (Walter Scott) 作中的城堡之一，時刻受着海浪的衝打，是從前僧侶們防守薩拉森人來襲的地點，因為這聖都努拉是永為僧侶所有的，除了革命時代的一期間之外。近來被一個法蘭西劇場的女優買去了。

因堅牢的城堡，宗教的戰士，現在是三一會教士的大羣，諂笑而化緣去了。美麗的女侶來，一定把她的戀愛，隱在這島上，這松樹和荆棘所掩蔽的，可愛的岩石所迴轉繞的島上。全像佛羅倫 (Florian) 寓話中的名詞，留冷，聖都努拉，聖馬甘里 (Sainte-Marguerite) 這些都是可愛的，巧媚的，浪漫的，詩的名詞，在這康奈的歡樂海岸都把牠們的情味薄淡了。

聖都努拉的一端所聳立的細長的有槍眼短牆的舊城，是向着海的。聖馬甘里向着陸地的盡頭，也有一城塞，和牠對峙。該城因曾經幽囚鐵

假面₁ (le Masque de fer), 和巴善₂ (Bazaine) 而有名的。在此城和克魯塞堆岬 (Croisette) 之間，大約有一英哩的間隔。這城有破舊的樣子，却毫無高貴及莊嚴的氣息，正像蹲踞着的鈍重的捉囚人的真實的網羅。

(1) 鐵假面爲法國史上有名之傳說，以此爲題材之作品，有雨果之劇“雙生子”及大仲馬之小說“鐵假面”等。此鐵假面爲一姓名不詳之囚人，在聖馬甘里之地下牢凡十七年，其後遷至巴士底獄，越五年而死。時法王爲路易十四世，有令若露其面當即格殺，故囚人永遠在黑色面網之下，以迄於死，亦無人知其爲誰者。但獄吏對之行王族之敬禮，即獄長與之說話有時亦免冠爲禮，故此囚或爲貴人。依伏爾泰之路易十六時代則鐵假面爲路易十四之異父弟兄，乃其母與馬若倫之私生子。更有以爲由馬若倫之奸謀，囚人乃真正路易十四，而在王位者乃彼之私生子。亦有以爲鐵假面與路易十四爲雙生子，因避去糾紛而受監禁者，大仲馬與雨果都根據此說而成作品。

(2) Francois Achille Bagaine, (1811 — 1888) 法國將軍，又上院議員。1870年普法之戰，兵敗，被圍於 Metz。其後受軍法裁判以不忠及通款降敵之嫌疑，受死刑之宣告。後改判禁錮二十年於 St. Marguerite 島上。1874 脫獄，遁至意大利。後居 Madrid。1883 客死於該地。

現在我可以看見三個灣，前面在島的那方是康奈灣，近邊是絳灣，後面便是阿爾卑運峯和他的戴雪的峯頂所俯瞰的天使灣。再遠去，海岸始終展開，越過意大利的國境，我又從望遠鏡裏看出了善提甘拉 (Bordighera) 的白牆，在牠岬的尖端。

到處，沿着這悠長的海岸線，傍水的市鎮，高據山腹間的村落，點綴綠葉中間的無數的別墅，正像白色的卵，產在沙地上，岩石上，松林中間，由一隻從高天原雪地裏在夜間飛來的大鳥。

在大陸的突出，那恩梯壑岬上面，滿開歐洲最美麗的花卉的奇怪公園，伸出在兩海之間，還有許多別莊，就是在埃以嫩岩 (Eilen-Roc.) 的頂上，爲了到尼斯康奈來游覽的人做寄寓。也建有眩目惑神的住居。

微風停了，快艇差不多動也不動了。

支配全夜的大陸氣流之後，我們等待，希望，海洋氣流，無論從那方面吹來，我們都歡迎的。

般那還固執是西風，來蒙仍相信是東風，氣壓表仍指着76稍上一些的地點。

現在太陽光照到陸地上，在房屋的牆壁上閃動，從遠處看去，正像雪花的紛飛，再用一種半透明的青色，投射到海面上。

漸漸利用那微弱的喘息，皮膚上似覺不覺的輕度的，空氣的愛撫，那靈活而揚帆的快艇，能在平靜的海面上滑動了。我們經過了岬的絕端，看見絳灣全部，有艦隊浮在灣的中央。

從遠處看去，鐵甲艦像巖石，像小島，像枯木蓬鬆的巖礁。火車的煙沿着海岸，從康奈向絳留濱方面去，該處將來或能成為沿海最勝麗的停車場。三艘漁舟，撐着拉丁式的三角帆，其中一艘是紅的另外的二艘是白的，是停在聖馬甘里和大陸中間的水上。

這穩靜，是南國春天朝晨的和軟溫暖的穩靜，已經使我感到如同從幾禮拜前，從幾個月前，從幾年前早就脫離那喧噪的人羣，騷鬧的世間。我在心胸的底奧，感着一種孤獨的陶醉，得

到沒有些稍厭煩來攪鬧的休息的歡悅，沒有白的信件，沒有青色的電報紙，沒有門上的電鈴響，也沒有狗的叫聲；人家不能呼喚我，招請我，勸誘我一同出去，用微笑來迫逼我，用禮節來惹我煩厭。我是獨個人。真的一個人。真個自由！火車的煙沿着海岸線跑，我浮在一個動搖的生翅的住居裏面，像小鳥一樣美麗，像巢一樣小，比吊床更和軟；而且依了風的意向，在水面上一刻也不停地走。爲我服役，爲我駛船，有二個順從的水手，也有可以讀的書幾冊，還有十四天的糧食。十四天不和別人談話，多麼快活！

在溫熱的太陽光底下，我閉上眼睛，玩味這在海上的幽的休息，那時般那低聲對我說，

——那二檣船使得好風，那邊。

的確，那邊阿該（Agay）的前方，遠遠地向我們這邊來的一艘二檣船，我用千里鏡看得極清楚，那帆是被風吹得飽飽的。

——擘，這是阿該的風，來蒙答，洛（Rowx）輝方面還是平靜的。

——不要瞎說，等回子西風來了。般那回答。

我屈身看室內的氣壓表，那是從半點鐘以前漸漸下降的。我對般那說了，他微笑道。

——總覺得像西風，麥歇。

來了，我的好奇心醒覺了，這航海者所有的特別好奇心，使他看着一切，使他觀察一切，使他留心着最小的事件，千里鏡不再離開我的眼睛；看見地平線上的水色，仍是清白和漆一樣有光澤，即使有風，必然遠離此很遠。

有一種人的樣子，風對於水手，談風正像談到一個人，談到一個全能的君王，有時肆虐有時佈仁。這風是他們整天最多談到的，是通日通夜所願念不息的。陸上的人呀，你們是一點也不會知道的！我們知道風的情形，過於知道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這隱藏的殘虐的善變的陰險的反叛的犖猛的風，我們愛牠又怕牠。我們知道牠的惡意，牠的憤怒，由天空和海上的兆候，慢慢的教示我們預知。牠逼得我們每分鐘每秒鐘去想念牠；因為牠和我們的爭鬥沒有停止的時

刻。我們的全存在，爲了這戰爭而緊張，眼睛要搜求牠那神出鬼沒的突襲，皮膚要直感牠的抱撫，或牠的倏動衝擊，我們的心要看破牠的性氣，預感牠的襲擊，判別牠是穩靜的還是幻變的。無論怎樣的敵人，無論怎樣的女子，不能夠使我們感得這樣緊張，使我們警戒到這地步，夠得上和牠比較的。因爲牠是海的主人，我們可以避開牠，利用牠，或是逃脫，但是總不能服降牠。在水手的精神當中，有像宗教信者被易怒可怕的神的觀念所支配一樣，有對風的神祕的，宗教式的無限的恐怖，及對牠的偉大的力量的敬尊支配着。

——看，來了，麥歇。般那說。

很遠很遠的那邊，在地平線的末底，一條青黑色的線，橫在水上，這不是別的，不過一種色調，是一種不可知的暗影，就是牠。現在我們在溫熱的太陽光底下，一動不動等着牠。

我看一看鐘，是八點。我說，

——說是西風，時候還嫌早。

——下半年要大吹了。般那回答。

我舉目看那帆，是平板萎頓，像死一樣。明亮的三角形，像上昇到了天上。因為我們已經撐開那個晴天用的尖角帆，那個帆架突出桅桿頂上，足有二米突。什麼都不動，鬚鬚是在陸地，氣壓表仍舊下降，但是遠方所見的暗線一橫，漸漸近來了。金屬光輝的水突然消失，變成石板一樣的色調。天空碧青，沒有一毫雲屑。

突然，在我們周圍，像鋼鐵板一樣平明的海上，處處起急速的滑動，出現了就消失，差不多感不到的顫動，像有人撒佈着千萬顆的細沙下去。帆動了，但是極微弱的，接着那帆架慢慢的傾到右舷。輕風現在撫我顏面，那水的顫動增加，在我們周圍，像連續下着沙雨。單槳船已經開始行動了。船一直滑動，一種潑潑的水聲，沿了兩舷發出。舵在手中，也重起來了。黃銅的長舵柄，在日光底下，像一桿火的棒。那微風一刻刻增大，這回該當曲曲而進，但是有什麼要緊；船趁得好風，風推挽我們，設使風不減弱，一程

又一程，夕晚定可到聖拉斐哀 (Saint Raphaël)。

我們走近着艦隊了，是六隻鐵甲艦，和二艘報知艦，慢慢轉動他們的方向，顯示船頭都向西方。接着要避出在灣中央，有一個塔做標號的，福迷狗 (Formigues) 礁，我們轉路向外洋方面。風的益加增強，有意外的速度，浪的捲起，短而且急，快艇順從着滿帆的風進行，小艇拖在後面，那纜索拉挺，頭向天尾沈在浪花的中間。

在聖都努拉島相近的地方，我們經過一個巖石的傍邊，裸出，赭色的，箭毛突出，像箭豬一樣的巖石，這樣險惡，露牙放爪的武裝上面，是難以走人的；必要把腳踏在牠防禦的凸起中間的回處，步步留心的進行。這巖石叫聖灰洛兒 (Saint Ferreol)。

一點點的泥土，不知何處來的，堆積巖石的穴孔和裂縫中間，這上面生着百合和美觀的青蘆蒲，這些種子，好像從天上掉下來的。

在這個大海中的怪礁上，巴茄尼 (Paganini)

(1) Nicolo Paganini (1784—1840) 名琴師。

的屍身，埋藏了五年。這樣事件，與這怪天才藝術家的生活是很相稱的。如此奇矯的行動，致使人家說他有惡魔附體，那身體，那顏面，那超凡的才情，和極度的憔悴，使他成了傳說中的存在，一種霍甫曼(Hoffmann)式的人物。

當他的兒子伴着他回到故鄉日內瓦 Gênes。那一時他已經音聲變得如許弱微，只有兒子能夠聽懂的了，他死在尼斯，因虎列拉症，在 1840 年五月二十七日。

兒子就把他父親的屍身載了船上，向伊大利航去，但是日內瓦的教士，拒絕這惡魔憑附人的埋葬，羅馬法庭的協議，也不曾給一毫許可的認知，遺骸將要從船上搬下來的時候，市的當局，以這藝術家是死於虎列拉的口實之下，禁止這事。當時日內瓦已經受這種傳染病的毒害，但是有人說，由這新屍體的搬入，會增重這種天災的。

(2) 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 (1766-1822) 德國浪漫小說家，作中多奇詭陰慘的人物。

於是巴茄尼的兒子，再回到馬賽，此地也用同樣的理由，禁止他們的入港；隨後他轉向康奈，這裏他也不能再進去了。

所以他只能停在海上，到處遭人世間拒絕的那個倉狂的大藝術家的遺骸，只任波浪顛簸，他正不知道再應該這樣幹。到那裏？把他所認為神聖的屍體搬到那裏？那時，他看見聖灰洛兒的裸巖在波浪中央，他把那棺柩抬上去，葬在這小島中央了。

到 1845 年，他才和二個朋友，再到此島尋求他父親的遺骸，搬回日內瓦，到茄育那莊 (la villa Gajona)。

誰有更上的欣願麼？這偉大的梵絨繪奏手的埋葬在這浪歌在四圍隙縫中高唱的這個峨巖的巖礁上，誰有更上的欣願麼？

大海上更遠處，立着聖都努拉的城堡，這是在我們繞過要恩梯時已經見過的，再遠的場所，有一連線的巖礁，到一個塔為止，塔名莫楠 (Moines)

這巖壁，現出是全白的，有浪花和濤聲。

這裏，夜間是這海岸的最危險場所之一，因沒有燈塔，沒有標號，時常足夠做造成難船的原因。

突然的狂飈，傾側我們，潑水到甲板上來，我命令收起了那個尖角帆，因為單檣船是吃不住了，假使不願意有桅桿拆斷的危險。

浪的高低，近遠，雪白的浪花，一陣陣颶風，狂怒高呼，一陣陣的威脅，這樣說：“留心呀”！

——我們恐怕只能在康納過夜了。般那說。

實在，半點鐘之後，我們不得不收起了船上的大三角帆，換上第二帆，而把這捲入縮帆部；再過了一刻鐘，又捲第二縮帆部了。於是我決心駛到康奈灣，是危險的海港，沒有一毫遮避，投錨地是西南方對着海洋大開，捕總船舶都在危險的地位。當我們想到巨額的金錢，要彙納到這市鎮來，假使外國的遊覽船，在這港裏發見了一個安全避難所；從不能使政府遊行這不能免的工事。我們可以知道南國人懶惰的勢力如何大。

十時，我們在汽船康奈號前面投錨，我登陸，嘆息旅程的中斷，全拋錨地盡是雪白的浪花。

四月七日晚九時 在康奈

貴族，貴族，到處都是貴族！歡喜貴族的人，
真是幸福。

昨天朝晨，我正在要踏進到克魯塞堆的散步地那時候，挨次接連碰到了三個。在我們共和國的領土之內，康奈到變了爵位的城市了。

假使我們能够把人們的心翻開，如同揭開湯鍋的蓋一樣，我們將要從數學家的頭腦中發見數字，在劇作家的頭腦中尋出演習，做作，說白的伶工的影像，在戀愛者的頭腦中尋出他所愛的女子的容貌姿態，在遊蕩兒的腦中尋出尋

開心的樣子，詩人的，尋出詩句，而在到康奈來的人的頭蓋骨裏面，我們將要發見種種形狀的冠冕，正像肉圓在湯中浮游。

那些人，羣集到賭場裏去的因為他們歡喜牌，到跑馬場去的因為他們歡喜馬，集聚到康奈來的人因為他們歡喜王家帝室那種尊貴的稱號。

有爵位的人，可以安心在這地方住了，可以穩穩支配對他們輸忠誠的人的客廳，因為沒有地方會拒絕他們的。

不論大的小的，窮的富的，悲觀的或是樂天的都是快快活活迎着他們。大概他們是謙遜的會尋快樂的，而且和沒有身分的人交際也總保有一種雅致溫情，這恐怕是永遠不能從我們的代表者，選舉出來的貴族中所能看到的。

但是假使那些貴族，那些窮困的流浪貴族，沒有年俸也沒有從僕，到這個漂亮和繁華的都市來，營平民的生活，假使他不惹人譏笑也不受人輕蔑，那麼，他是和這些爵位愛好者沒有分毫

關係的。

那些人環繞了他們的偶像，有一種可笑的迷信的熱心，等到這一個是被奪了去，便要去再尋一個，好像他們的口，除了說“大人”或“夫人”以代第三人稱之外，是張不開的。

我們不能看見他們有五分鐘不談到王妃怎樣回答他們，大公怎樣對他們說，那個散步場是什麼人設計的，什麼人說怎樣一句巧妙的警句。我們只能設想，我們只能看做，我們只能推定，他們除了王侯貴族的世界以外的地方，是很少光臨的，假使他願意和你談天，他不過要仔細告知你關於那些高貴的人做了些什麼事而已。

那種猛烈的爭鬪，用盡了能夠想出的策略的爭鬪，爲了至少一季一次，要招請一個人到他們的食桌，一個貴族，一個真的貴族，一個貴族中的首位者。如何崇敬，要使他們感着，設使你曾和一個大公打網球，或者只不過和那個貴人見面，——就是這一點也足以使喜出風頭的人自誇的。

都德(Daudet)叫做“流囚”別的人稱爲亡國大夫前朝公侯的，在這些人的門前簽名的一件，永遠是常定的，美妙的，魅惑的，重要的事務。那署名簿就放在廊下二個僕役的中間，其中一個傳筆給你。各人寫他的名字續在二千個別的種種人等的名字下面，也有長長的頭銜也有蟻集的“de”字的記號。隨後他去了如同自己也成了一個貴族那樣的得意，如同成就了一件神聖的職務那樣的快樂，碰到第一個認識的人就很得意地對他說：“我正從甘露斯坦大公處簽了名來。”一刻到了晚上在夜席上又意氣洋洋地說：“我先刻在甘露斯坦大公的名簿上看見了X…Y…Z…等等的名字。”那座客全體也聽得津津有味，好像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爲什麼要嘲笑，駭怪對於這無邪氣柔和的貴族的優雅愛慕者！我們在巴黎可以碰到五十種不同的偉人崇拜，件件不比這個少一點有趣。

無論什麼人，家裏有了一間客廳，最重要是

能貢獻給名人看；爲要招請這一種人就得搜求。差不多沒有一個上流社交界的婦人，不希望有從屬於她的一人或數人的藝術家；她爲了他們開催宴會，爲要使市上省中知道，這些優秀的人是和她有交情的。

自己並沒這樣才智，却吹得像煞有介事，和裝做王侯的親友，……這中間有什麼分別？

在這些大人物中間，婦人，（不論年輕的或是老的。）所頂要搜求的不必說是音樂家。某家曾經招集過這音樂家的全體。這類藝術家還有別的極大便利，是在夜會上極有用的。但是搜求最高目的物的人，不能希望融合兩個在同一室內。附一筆，無論怎樣一個有名的婦人，爲要得一個赫赫的作曲歌人裝飾她的客廳，沒有什麼卑下的手段是不能採取的。微小的注意，平常所用來鈎住一個畫家或單是一個文人，對於這聲樂的商人，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對面坐了，用一種盪惑的樣子，以及從來所沒有的贊揚的舉動。接吻到他的雙手，像對於國王一樣，跪在他面前，像

對於天帝一樣，當他承諾了演奏Rezina Coeli。把他的一根鬚，帶在指環上；一晚上他的柔曼的終曲時手臂的激動之後小禪上所掉下來的一顆扣子，用來做成一紀念章，一個神聖的紀念章，掛在金鏈子的末端，保存在前胸乳際。

畫家是價值低了些，雖也是搜求的。他們沒有音樂家那種尊嚴，而更加放縱。他們的動作是不十分優美，更加不十分崇高。他們時常說些驢唇馬嘴的話，把談笑去替代靈感。總之他們有過多的畫室臭味，即使勉強注意把這種臭味掩過了，却又換上了一種矯飾的臭味。而且他們總是變動，輕佻，誇口的。絕對沒有人會長留他們。倒是那些音樂家在一家族中做了窠。

近年來，也搜求文人了。他們也有很多的利益：他講話，他講得長久，他講得多量，他的話是合大眾脾胃的，他營知的職業，大家更可安心地聽他，稱贊他。

婦人，由她的奇癖，覺得要有一個文人，是像養一隻鸚鵡，用她的饒舌去引動鄰近的門房

一樣，在去選擇是詩人還是小說家。詩人多理想的而小說家多奇突的。詩人是富於感情而小說家是更切實際的。是趣味和氣質的問題。詩人有較多的內心的魔力，小說家常有較多的才智。但是和小說家結伴，却有詩人所沒有的危險，他咀嚼掠取收集一切他所看到的。和他在一處，總不能放心的，要他有一天不赤裸裸地把你顯露在書的一頁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他的眼睛像吸取一切的气筒，像不停地活動着的僮兒的手。沒有能避過他的，他不絕地收聚採集，他收集那些舉動，態度，意向，一切在他面前經過或者發生的。他掇拾最簡單的話，極細小的行動，毫不緊要的事體。他從朝到晚蓄積這一切自然的觀察，根據了這些，他寫成卷冊去賣。此等小說，傳流到世間各地給成千成萬的人閱讀，討論，注釋，批評。這裏有一種危險，那壞東西，他很酷似地描出，不論他心中的意思怎樣，他不知不覺會如此，因為他看得正確而要照看見的寫述。他的努力，和狡詐去變裝這些人物，是不相干的，世上人常這

樣說“你認識 X 先生和 Y 夫人麼？真是惟妙惟肖。”

真是，交際社會中人對於小說家的尊重和親密，是和麵粉商人飼養老鼠在他店中有同樣的危險。

雖然如此，他們却還受着恩惠。

所以當一個婦人選定了一個她要採用的作家，便用她的贊揚，慫恿，媚惑，把他包圍起來。正像水的一滴復一滴，滴穿頂硬的岩石，那贊詞一句一句打倒文人的多感的心上。如此，等到她看見他被恒久的甘言，所軟化了，打動心了，捉住了，她一點一點斬斷他的別處的牽引，使得他孤立，再不知不覺地使他慣習到她家裏來。使他快樂，使他在這裏，範圍他的思想。爲使他做成家中的一個熟客，她照顧他，幫助他成功，使他到光明中成名人，在所有老常客面前對他表示顯著的尊敬，和無比的欽仰。

那時他自覺是個偶像，便住留在這神殿中了。加之他這裏發見了多多的便益，因爲另外的

女人，把更更美妙的惠好，加到他身上，想從他的征服者把他奪取。但是假使他是曉事的人，對於使他不能忍耐的那種懇願，那種媚惑，是不屈從的。而且愈表出他的忠實的樣子，愈加受人家的追求，熱望，愛着。唉！願他留心，切勿墮入這些客廳中的蛟人的誘惑裏，他必然立時失去他本來價值的四分之三，當他跌入了這環流中。

不久他粗造了一個文藝圈，一個教堂，那裏他就是神，惟一的神；因為真的宗教，決不會有幾個神的。大家到那家來，為看他，聽他，贊揚他，大家從遠遠地來正像到一個教堂裏禮拜。大家羨煞他，大家羨煞她。他談文藝正像教士談經典一樣，用學究的態度和莊重的表情，大家一定傾聽他們，他和她，而且退出這文藝客廳之時，心中感到正如從一所聖殿裏退出。

還有別的也搜求，不過比較是極低度：如同勉強位在議員上肩的軍官，被真正的交際社會所輕忽了，不過在小中流社會中，倒還很占先。議員除了急變以外，是用不到的。不過在議會休

會的期間，時時受人家的招宴。著作家也有他的黨屬，因為種種趣味，都是天然存在的。公署的書記，是住在六層樓上的人民所極敬崇。但是這些人不到康奈來。在此地，中流階級也難得有幾個膽小的代表者。

只有在午前我們能在克魯塞堆碰着高貴的遊覽人。

克魯塞堆是一條帶長的散步地，成半圓形，沿着海，從聖馬甘里前方的岬起，到舊市街所俯瞰的海港止。

苗條的青年女子，——就好在她的纖弱，——穿着英國式的服裝，快步走過，由一羣穿了打網球衣裝的活潑青年男子護衛着。但是也時時碰到那種羸瘦的可憐人，緩緩的拖了脚步走過，靠憑在母親兄弟或者姊妹的臂上。他們咳嗽，他們喘息，這些可憐蟲，還帶着圍巾，雖則已是這樣熱；走過時，用絕望而妬忌的幽奧的眼光，看着我們。

他們患病，他們死亡，因為這美麗溫暖的地

方，是社會的病院；也是歐羅巴洲豪貴的花彩的坟墓。

這永不恕人的可怕的疾病，現在人家叫牠做肺癆，這病是咬齒焚燬破滅成千的人命，好像選擇這海岸來收拾那些犧牲。

世界上到處咀咒着這塊可愛可怕的地方，這死神接待室。在這芳芬而甘蜜的地方，不論是王侯，庶人，平民，貴族，遺留着一個人，或者免不出是他們的希望所繫維的，他們的愛情所灌注的兒童。

他記起了網東 (Menton) 頂溫暖頂衛生的避寒地。像在尚武的都市能夠看見城巒聳立在周圍的高丘上一樣，在這鄰接死國的海岸，看見坟場在小山的頂上。

這死人所永眠的花園，對於活人是怎樣的地方？薔薇！薔薇！到處都是薔薇！是血紅，或是灰白，是皎白，或是帶着幾條深紅的絲縷。坟墓，小徑，還空着或者就要埋葬的坑穴，都堆滿薔薇，強烈的香氣，使人沈醉，使頭和四肢昏沈纏

軟。

而且一切長眠在此地的人，都是十六歲，十八歲，二十歲。

從墓碑到墓碑，他走去，讀着被這不治之症，所殺死的這樣年輕的人的名字。這是童子的墳墓地，一個墳場，像是既婚者所不許參加的，白色跳舞場一樣。

從這墳場展望，左方是意大利連到菩提甘拉岬白色的建築物，伸展到海中；右面是馬頓 (Martin) 岬邊緣的繁茂樹葉浸着水。

原來沿着這一帶海岸，我們到處和死神同住的。但是她很深慎，罩着面紗，懂得規矩，又極怕羞，總是有高尚教養的態度。總沒有一個人面對面見着她，雖則她常常在你身傍擦過。

大家還同聲說，在這裏是沒有人死的，因為都是死神所歡喜的欺瞞的黨徒。但是大家怎樣感着她，發覺她，有時瞥見她的黑長袍的衣角！自然，一定要這些薔薇花，這些檸檬的花，使人永遠不能在微風裏把捉從死者的室中所發散出

來的可怕的氣息。

總不會見一個棺在途中，總不會見一個喪章，斷不會聽到一響哀悼的弔鐘。然而昨天的削瘦的散步者，不再在你的窗下走過了！就只有這一點。

假使你驚怪他的不再看見，你去問他的消息，問旅店的老板，或者一切的雇役；他們用一種微笑，回答你說：他是好了一點，從了醫生的勸告，到意大利去了。在每個旅店，死神有她的秘密的階段，她的腹心她的黨徒。

古昔的道德學者，若使看了這華美和這悲慘的鄰貼，必定會說出許多有味的名言來。

已經是正午了，散步場現在是清寂了，我回到美男號船上，那裏有來蒙所料理的質樸的早餐等着我，他圍上了白的工作裙，在煎炸那些馬鈴薯。

日裏別的時間，我閱書。

風仍然很強，快艇在牠的錨中間亂跳，因為我們早已不得不把右舷的錨，也放下了。這蕩動

末後使我麻痺了，我就昏昏沈沈睡了好一回。當般那進船室來點臘燭的時候，我看已經是七點鐘，而且因為沿着碼頭，也有大浪，使得上陸困難，我就在船裏喫飯。

隨後我走上去，坐在大氣中間。在我周圍，康奈伸展牠的燈火，點點星耀的都市，從海上見去，沒有再比牠美麗的了。左方是舊區域，那些房屋一所一所攀緣上去，燈火要和星光混雜了；右邊是克魯塞堆的煤氣燈，蜿蜒像一條大蛇，有二千米突長。

我想到今夜在所有的別莊裏，在一切的旅店裏，那些人聚集起來，像他們昨天所做的，也像他們明晚所要做的，再大家談天。大家談天！談什麼？貴族！天氣！……還有？……天氣！……貴族！……還有？……沒有別的！

有比旅店中食桌上的會話再乏味再討厭的東西麼？我住過旅店，我忍耐着，看人們的靈魂顯出牠全副的醜惡。實在當聽這些人談話時，若要不爲了悲觀嫌惡羞恥而哭，必要預先十分決

心站在高度的冷淡無關心之上。人，平平凡凡的人，不論是富的，著名的，世上所敬重的，推崇的，都自己滿足。他一點也不知曉，他一點也不懂得，却談知識見解，帶有一派可憐的虛矯氣。

由那種愚劣的自尊，去相信人是和別的動物不同的，至少說，人爲萬物之靈，如何使人瞎眼昏醉！聽他們圍着桌子坐的人，那些可憐的！他們談天！他們談得單純，吐露曲衷，溫靜穩健，他們說這是交換知識。什麼知識？他們談散步走過的地方：“路上是很好，不過回來的時候，稍覺冷些，”“這旅店中的菜，到還不差；雖說旅店中的菜，總太多一點刺戟。”他們再講他們所做的，他們所歡喜的，他們所相信的。

我看見他們靈魂的醜劣，正像大家看見在玻璃瓶裡浸在酒精中的畸形兒一樣。他們時常所反覆的常套話，格格不吐時，我助他們說出。我感知這話從他們的裝滿愚鈍的倉庫裏滾出來，到他們的口中，從他的口中出來，跌到傳到我耳官的灰色的空氣裏。

但是他們的思想，他們的頂高尚，頂尊嚴，頂崇敬的思想，不就是那呆笨，那永久普遍不滅無限的呆笨的無可逃避的證據麼？

全部他們的神的概念，是不得不重新改造他的第一創造物的，那失敗的魯鈍的神；他聽着而且筆錄我們的祕密，是想像做憲兵，耶穌會教士，律師，園丁，有時穿甲鎧，有時穿披法服，有時拖木屐的，又根據了現世的理論，而起了神的否定，爭論贊否交交，宗教信仰史，教會分派史，異端邪宗史，哲學史，發生了；有贊同，也有懷疑，生出全然幼稚的主義，起了假說臆造者的莽猛和血腥的暴動的論爭，於是論陣大混亂，這些可憐者的一切努力，是無力去領悟，猜想，知曉的，唯其是如此輕易的相信，這證明他投到的這世界中是如此渺小，只不過為喫，為喝，為造兒子，為唱小調，和因戲耍而互相殘殺！

對於生活滿足的，能夠自尋快樂的，能夠安心立命的，這些人，是幸福的！

有些人是怎麼都愛的，甚麼都好的。他歡喜

太陽和雨，雪和迷霧，喧鬧的祝典和靜寂的住居，一切他們所見，所做，所說，所聞，都是愛好的。

混在他子孫中間，過圓滿，平和，滿足的生活，他們能；充滿欣悅和歡喜的活動生活，他們也能過。

他們對於無論什麼都不會覺得厭倦的。

生活在他們是一種有趣的戲，他們也就是其中的演員，這戲是優良而多變化，也不包容過量的駭怪和妖惑。

但是別的一種人，看透了人所能夠滿足的狹小範圍，對於現世幸福的空虛，地上歡樂的單調及淺薄，是驚呆了。

等他們一到三十歲，什麼都完了。他們再能期待什麼呢？沒有什麼再能牽引了；他們已經遍嘗我們貧弱的歡樂了。

天天做同樣工作，而不感到可厭的倦怠，那些人是幸福的，有力量能夠每日重新做同樣的勞役，用同樣的舉動，在同樣器物的中間，在同

一地平線之前，在同一天空底下，走去走在同一條路上，碰着同樣的人面同樣的牲畜，對於那種一點不改換，一點不變更，完全是疲勞倦怠的環境，不感着萬分的嫌惡。那些人是幸福的！

必然要我們有魯鈍，閉塞，寡欲的靈魂，才得使我們能夠滿足於這樣一種實在的狀態。怎的世間一般人，還不喊“開幕！”還不要求次齣，須是和人不同的生物，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祭典，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星辰，不同的發明，不同的冒險呢？

真的，大家還沒有對於人類的面貌常常相像一事覺得嫌惡麼？對於生物，由牠們一族的初祖在他們的原種裏面代代傳下來的不變的本能，把牠們做成一種像有生命的機械，還不覺得嫌惡麼？對於天然景色的永遠相似，對於歡樂感情的永不變動，還不覺得嫌惡麼？

某人說，你把對於科學和藝術之愛，來自解自慰罷。

但是他沒有知道我們始終爲我們自己所幽

禁而不能逃逸，受宣告來拖曳我們那沒有飛躍的夢的鎖鏈。

我們頭腦的努力所得的一切進步，只存於檢證物質的事實，用不完全到值得嗤笑，可是對於我們機官的缺陷也能夠有些補助的器械。每二十年一個可憐的研究家爲這苦勞而死，去發見空氣中含有別的一種未知的氣體；或發見一種不能計量的不能說明的不可名狀的力，能由用封蠟在毛布上摩擦而得；或者無數的不注目的星中間發見了一個星，別人還沒有留意到，這就在從前古就觀測命名過的別一個星的近傍。這又有什麼要緊？

我們的疾病是從微生物來的？不錯，但是微生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還有這些看不見的東西的病，從那裏來的？還有這許多恒星是從那裏來的？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什麼都不懂，我們什麼都不能，我們什麼都不能先知預見，我們什麼都不能想像推測，我們是幽閉禁錮在我們自

身中間。却還有人驚嘆人類的天才！

藝術？繪畫依存於用繪具去再現單調的景色；但永不會像真的自然。畫家努力寫出人物的生動，氣韻；但永難成功。這樣通年無益的發奮，去模造事物的真實；而勉強達到人生活動的呆板默滯的模寫，只在甘心受引誘的人的，有素養的眼，才能了解！

這些努力，是爲什麼的？這些無益的模倣，是爲什麼的？本來物的自體，已經是這樣可憐的了。這些平凡的再現，是爲什麼的？可憐！

畫家想用彩色調子來表現的；詩人用字句來表現，這又是爲什麼的？

假使已經讀過了四個最有技巧最有才氣的作家，不用再翻閱別的作品了。人是什麼都不能再多知道了。他們不能，誰也不能，這些人不過是模寫人的所作爲。他們汲盡內容空無的工作。因爲人本身是不變動的，他們的那無用的藝術也不變的了。從激起了我們的簡短的思想，人是同一的；他們的感情，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感覺，

都是一樣的，沒有一點進步，沒有一點退步，也沒有一點變動。在一個平凡的冒險談中，習知自己的實在。讀自己的思想，注視自己的姿像，對於我有什麼用？

啊！假使那些詩人能夠航渡空間，探究星球，發見別的世界，宇宙，別的生物存在，使我的精神不絕地把事物的形態和天性變化，使我不絕地巡遊於幻化和神奇的未識境，在奇怪不可思議的地平線上，開放了神祕的門戶，假使能夠，我將要日夜讀他們了。但是他們不能，他們所能的不過是把字句的位置搬動，和畫家一樣，示現我自己的姿像。有什麼用？

這都是因為人的思想，是不變動的。

一回達到了那精確的狹小的不能越超的界限，就像馬在圍場中一樣轉了；像蒼蠅在一個閉塞的瓶中，在這瓶的壁上，衝衝碰碰不絕地在裏面亂動。

但是當沒有別的美事，人是完全孤獨的時候，思想總是慰藉者。

在這漂在海面的小輪上，在這可以被一片波浪灌滿，傾覆的小船上，我真知道我真感到，我們所知曉的實在，是如何虛幻，因為這地的浮在空間，比之我們這船的浮在波上，更加孤獨，更加絕望。他們的努力，是一樣的，他們的運命，總有結末的一天。我感得忻悅，因為了解由我們的蟻蟲的誇耀所生起的信仰的虛無，和希望的空幻。

我睡了，被波浪搖着，我得了很好的睡眠，像一個慣在海上睡的，直到般那喚醒我，對我說：

——天氣很不好，婆歇，今天早上，我們不能開。

風是停了，不過洋上有很大的波浪，不容許我們航向聖拉斐哀。

還要在康奈過一天。

到了午刻，又起了西風，比昨天的稍弱些，我決定利用這風，到絳灣去看看那艦隊。

美男號通過投錨地時，像山羊那樣跳動，我

得滿頭滿面冒着飛起來的水片，十分留心司舵，去避開每個要從橫側打來的浪頭。但不久我得了小島的掩護，由聖馬甘里城堡下面的水程進行。

垂直的城壁，直到波浪所打到的岩石頂頭，不過高出小島高岸邊一些，可以說一個頭，縮在二個大肩中央。

很容易看到巴善所下來的地點。從這些排置得很合宜的岩石上，滑下來，是毋須多練習什麼體操的。

有一人曾對我講這件逃逸的事，很詳細；他：粧得，或者的確對於這事件，是很精通的。

巴善將軍比較還有些自由的。每天接受他妻和子女的探望。巴善夫人是很能幹的女子，對他宣稱，她將要帶了子女永不再合他見面，假若他不逃走，而且她爲他說明那個計劃。他遲疑着，爲對於逃走的危險，和成功的難必；但是見他妻的要決心實行此事，也就同意了。

這樣，每天把小孩子的玩具，帶進城砦中

來，其中含有一副室內體操用的全套器具。是用這些玩具造成一個繩梯，給將軍使用的。爲避開引動疑惑，繩梯是緩緩地做成，又由一個黨羽的手，謹慎藏匿在庭中的一隅。

於是決定逃走的日期。選定了星期日，覺得在這一天的監視，沒有平常的嚴重。

從這時候，巴善夫人有幾天不來，將軍大概在獄舍的庭中散步到晚間八點鐘，由獄長伴着；這獄長是一個溫愛的人，將軍歡喜和他談話的。等到將軍進了他的獄室，獄吏在他長官的前面，下門上鎖。

逃走的那一晚，巴善粧做有點不舒服，要早一點鐘回進去。他的確走進了他住的地方；但是等到獄長走開去找獄吏來關鎖那囚人的時候，將軍就飛快地再退出來，匿在庭中。

空着的獄室，是鎖閉了。大家回家去。

到了十一時，巴善從隱匿的地方出來。用預備好的梯子，把繩縛着，走下去到岩石上。

到了天亮，一個共謀的解去了那根繩，投棄

到牆腳底下。

到了八時半，聖馬甘里的獄長，查問囚人，不見他而發驚，因為他每天起身很早的。巴善房間中的用人，不許人走進他主人的室內。

到了九時，獄長強制地開了門，發見了是一個虛空的籠子。

在巴善夫人一邊，也為實行她的計劃，已經找了一個人，是關於一件大事，曾經得她丈夫大幫忙過的。她打動了她的不忘恩義的心，她便得了一個忠實又勇敢的同盟者。他們商酌大小一切的事務；於是夫人用了一個假名，到日內瓦說要巡遊拿不兒（Naples），雇了一艘伊大利的小汽船，講好每日一千法郎的租金，所締契約，是這旅行至少須延長一星期，也許再延長同樣的期間，在同一條件之下。

那船開了；差不多纔出海上，旅客便變更了決心，她問船長肯不肯到康奈去，因要找她的表妹。船長欣諾，於是在星期日的晚上，就投錨在穆灣。

巴善夫人上了岸，吩咐那小艇不要離開。她的忠誠的同盟者，用了另外一隻小艇在克魯塞堆的散步場等她，於是他們橫過了大陸和聖馬甘里小島中間的水路。她丈夫已經在那邊岩石之上，衣服裂碎頭面受傷，手上出血。海上是有一點不穩，以致要到小艇上不得不走在水中；否則船衝了岩石上，要粉碎了。

他們再回到岸上時，把這小艇捨棄了。

他們再乘了最初的小艇，回到汽船上。巴善夫人告知船長，她表妹生了病，不能來，再指着將軍說：

——“沒有僕役，所以帶了一個用人來。這一個蠢才，跌倒在岩石上，你看巴是成了這一個樣子。假使你可以，叫他到水手的地方去，給他補衣服，及施綳帶所需要的東西。”

巴善就去睡在中甲板。

次日天早，已經到了大海上。巴善夫人再變了計劃，說身體不舒服，要回到日內瓦。

但是逃走的消息，已經傳佈開來，得了消息

的羣衆，聚集攆來，在旅舍的窗口呼嘯。這擾騷馬上變得猛烈了；以致旅舍主人恐怖起來，叫旅客從一個祕密的出口逃走。

我照他對我說的記述這事，我一點也不保證這一篇話的真實。

我們行近艦隊，那些鐵甲重艦一直線排着，正像建築在大海上的要塞壁壘。是 le Colbert, la Devastation, l'Amiral-Duperré, le Courbet, l'Indomptable 和 le Richelieu 六艦，還有二隻報知艦 l'Hirondelle 和 le Milan 和四隻水雷艇，在灣內演習。

我要參觀 le Courbet，這是我們海軍中有最完備艦型的船。

關於人的工作，沒有再多給意念的了。由這小動物的敏利的手，所做出精細而可怕的工作，像這能搭載了一隊的兵，和可驚的軍械庫，這巨大的鐵城。而此工程由精細和強大的勞力，把片片的小件接合，鍛冶，釘緊而做成的。同時却顯示這人類的一切才能，一切弱點，一切難除的蠻

性；這樣的活動，而這樣的無能，他們的努力去造成這些破壞自己的機械。

從前的他們，用石起造神廟，用垂絡懸蘇之石造得像神仙的宮殿，為寄託他們的幼稚和敬虔的憧憬；比之現今的他們在海上所陳示的鐵城，那死神的殿宇，要少些價值麼？

當我要離開軍艦，回到我的小船上時，聽得射擊的鎗聲，在海岸邊發出。這是恩梯整的演習，放射在沙灘上在松林中。煙上昇像棉花般的白雲片片消散了，還可以看見兵士的紅褲在海岸上跑。

於是幾個海軍將校突然覺得有興味了，把望遠鏡向着陸地上，他們的心臟，因這模擬戰而鼓動更烈了。

當我只想到戰爭二字，我感到一種驚愕，像人和我談起奇怪的妖法，酷毒的異端裁判，或是那種遠方的絕望的兇惡的慘虐的反自然的事件。

當談到食人人種的時候，我們現出傲慢的

微笑，表示我們優越於這些野蠻人，這些真的野蠻人。戰，爲要喫那敗的，和爲殺戮僅僅只爲殺戮而戰的，究竟誰野蠻？

在那邊跑的這一小隊兵卒，是註定他們的死，像一羣羊走在路上，到屠夫的地方。他們將倒在一片平野之上，一刀斷了頭，一鎗彈穿了胸；而這些是能做工，生產，是有用的青年。他們的父親，是老衰貧困，他們的母親，是二十年間愛他們，用母性的慈愛愛護他們，教養他們的。半年或一年間，却知道他們的孩子，大孩子，培養他們用如此苦心用如許金錢，用這般愛情，却在被鎗彈打着了之後，像死狗一般的投到坑裏去，或受一隊騎兵的襲擊，踐踏蹂躪，化成肉醬。爲什麼殺掉她的孩子，她的好孩子，她的唯一希望，她的寶貝，她的性命，爲什麼殺死？她不知道是爲什麼？

戰鬥！……打仗！……斬殺！……屠戮人類！……現今在我們的時代，運用信爲由天才創出的文明，用科學的開闢，哲學的深奧，建設學校；

在裏面大家去學殺人，從很遠的地方殺，極完備的殺，同時殺許多許多人，殺那種可憐的人，殺那種有家庭的負擔，不曾犯什律法的無罪的可憐蟲。

頂可驚怪的，是那些百姓，不起來反抗政府，那麼，帝政和民主之間，有什麼分別呢？頂可驚怪的，是這全社會，只對於戰爭一字不起革命。

唉！我們時刻生活在破舊可厭的習慣的暴威之下，在偏見的罪惡之下，在我們的野蠻祖先所遺傳下來的殘忍觀念的支配之下；因為我們是獸，我們續繼地做獸，永受本能的支配，而永不絲毫變更。

除雨果 (Hugo) 1 外誰能大聲疾呼發出這種解放和真理的叫喊而不被羞辱麼？

“今天，力是名爲強暴力，是要受審判了；戰爭是被人起訴了。文明，由人類的控訴，審理這訴訟，提出領袖及征服者的罪惡的大量記錄。人民

(1) 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國文學家

是來了解一件惡事的增大，不能把罪減輕；如說殺人是一件惡事，那麼殺許多人，不能因情形而把罪減輕的；如說盜竊是一種恥辱，那麼侵掠不會是一件光榮的。

“啊！宣述那絕對的真理，咒罵那戰爭！”

詩人的憤慨不過徒然的公憤，戰爭比從前更加受人尊崇了！

屬於這一方面的一個有名的藝術家，一個天才的虐殺家，莫爾干先生 ¹ (M. de Moltke) 有一天對於平和運動的代表的回答，那種怪話是這樣的：

“戰爭是神聖的，是天神的指命；是世界上神聖的法則之一；他培養人類中的最偉大最尊貴的感情；如名譽，清廉，公平，貞德，勇敢，再簡單說一句，是防止人類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

(1) Moltke, Helmuth Carl Bernhard, Count von Moltke, (1801—1891) 普魯士陸軍大將，為德國軍隊之領袖垂三十年。

所以徵集了四萬人的一大羣，日夜操練不息，一點不想什麼，一點不研究什麼，也不學習什麼，也不讀什麼書，對於人也沒有功用，醜態到變爲臭腐，臥在泥裏，像永世愚鈍的畜生，生着掠奪市鎮，焚燬村落，擾害百姓，後來碰到了另外一團的人肉，於是鬪起來，做成血的池，在穢污的紅的土地上，散布滿了碎的肉塊，一具具缺手殘腳的屍身，對於人類沒有利益的腦漿的飛濺，散佈在戰場的一角，那時你們的老親，你們的愛妻，你們的姣兒，正在餓的要死了；這是人家叫做防止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的。

戰爭的人們是世界上的災難。我們抵抗自然，打倒愚鈍，抵制種種的妨害；爲要使我們悲慘的生活，少一點苛酷。許多人，那些慈善家，那些著作家，用他們的存在去努力，去搜求，如何能夠幫助他們的同胞，如何能夠救援他們，如何能夠減輕他們的負擔。

他們熱心於有用的勤務，積聚那些發見發明，擴大人性，發揚科學，每天加才智一些新知

識，每天給他們祖國一些壯健安樂的力氣。

戰爭來了。六個月之間，將校們破毀了二十年間的忍耐，天才和努力。

這是人家所叫做防止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的。

我們看見過那戰爭。我們看見那些還元到畜生，狂亂，欣歡地去殺；為恫嚇而殺，為粧作好漢而殺，為自衛而殺。於是道德再不存在，法律也是死滅了，一切公平的名詞是消失了，我們看見鎗殺那些路過的無辜，他們因恐怖而成了嫌疑犯的無辜。我們見過為試驗新的連發手鎗。而殺死繫在牠們的主人的門柱上的狗。我們見過機關鎗亂射擊死的牛，橫在田野裏，沒有別的理由去撥機放鎗，不過用作一笑。

這是人家所叫做防止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的。

踏進了一塊土地，殺那些人，因為他們穿了常服，沒有一頂軍帽在他們頭上，而去保護他們的室家；焚燒已經沒有食糧的受難人的住居，打

破器具，又搶劫別的東西，飲盡地窖中所搜得的酒，強姦路上所碰見的婦女，把幾千萬金錢化作灰燼，殘留下來的還有悲慘和疫癘。

這是人家所叫做防止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的。

那些戰爭的人，有什麼可以證明他們有一點知識呢？沒有。他們發明了什麼？大砲和鎗械。就是這些，完了。

獨輪車的發明者，由那簡單而合用的思想，用二根棒桿去調整車輪的獨輪車的發明者，比之現今的築城，要塞，建造的發明者，不是對於人類更加有功麼？

希臘人傳給我們的是什麼？許多書冊，許多大理石的彫像。牠的偉大是因為牠的征服力，還是因為牠的創造力？

還有波斯的侵入是不是防止她墮入最醜劣的物質主義？

蠻族的侵入羅馬，是不是救度了羅馬而使牠一新？

拿破崙第一是不是繼續那前世紀末年的由哲學者所創起的文化大運動？

好！不錯的，因政府對於百姓這樣地採取了要他們受死的法律，那麼有時百姓對於政府也可採取使牠死的方法，是毫不足怪的。

他們是自衛，他們有道理。沒有人應該有支配他人的絕對權力。決不能的，除非要使他們做得更好些。執政的人應該避去戰爭，如同船長的應該避開水險一樣。

當一船長失了他的船，要審判他，定他罪；假使知道禍事的責任是由於他的怠慢，疎忽，或無能，的結果。

爲什麼不把政府當局審判，在每一次宣戰之後？假使民衆徹悟了這一點，假使他們自己去審理查罰那大殺虐的權威，假使他們拒絕沒有理由的殺傷，假使他們應用爲殘殺而受領的兵器，去對抗那驅使他們入虐殺之路的人，在這一天戰爭是沒有了。……但是這一天還不會出現罷。

四月八日 在阿該

好天氣呀，麥歇。

我起來，走到甲板上，是早晨三點鐘；海面平穩，無際限的天空，像廣大的陰暗玄穹，撒滿了火的顆粒。很輕的微風，從陸上吹來。

咖啡熱了，我們喝。一分鐘也不放過利用這順風，我們開船。

我們在波上滑走，向外海去。岸是不見了；在我們周圍，除了黑暗以外，一點也看不見什麼。在這時候，有一種傷心的微妙的情緒感到：在水上遠離一切而深入到這空虛的黑夜，到這

死默的靜寂。正像離去了這個世間，再不能達到任何的地方，再也不會有岸邊到着，再也不能有日光照着。在我腳邊的小小燈火，照着指示我們進路的羅盤針。若當太陽已經昇起的時候，不管風的方向如何，要安心繞過洛岬(le cap Rowx)和大拉門岬(Drammont)至少應該駛出外海三哩。爲避去意外的災難，我把船燈點上了，紅的在左舷，綠的在右舷；我陶醉於賞味這無音的繼續的靜寂的疾走快駛。

突然在我們前面，一響喊聲起來。我噢了一驚，因爲這聲是很近，而我看不見什麼東西。什麼都沒有，除了這昏陰的黑暗的牆壁，這牆壁好像在我闖進的一邊觸破了，却又在身後閉上。司前方瞭望的來蒙對我說：“一艘向東去的帆船，就來了，麥歇，我們待後走罷。”

突然，在眼前，出現一個可怕的漠茫的幻像；幾分鐘之間，看了高帆的巨大黑影，動搖着，即時消失，不見了。沒有再奇怪幻妙再動情像夜裏在海上這突然的出現。漁船和沙船是從不點

燈火的，所以不能看見，除了擦過傍邊之外；而這時使得你心上緊張，如同碰到了一種怪物。

我聽得遠地有一聲的鳥啼。這聲音好像近來了，經過了，又遠去。爲什麼我不能像那音聲一樣流浪？

黎明終於出現了，緩緩地，慢慢地，沒有一片的雲，接着就是白日，是真的夏季的清天白日。

來蒙相信一定要起東風，般那說必然是西風，又勸我更改進行的方法，把右舷的蓬全張，直駛到前方遠處的大拉門岬。我就用了他的意見，由這漸漸死去的風，緩緩推動，我們航近安斯推山。長長的赤色的岸壁，映在碧水之中，變成近於紫色了。海岸是奇怪，繽紛，都麗，由無數的小岬，無數的灣口，幻變而好看的岩石，種種有趣的山形湊合而成。在山腹，松林直上到花崗岩的頂巔，像那些城堡，都市，石頭的軍隊，魚貫奔流。牠脚下的海水，是如許清澄，能夠看出牠底的沙泥和水草。

實在，有些時光我感到對於一切存在的嫌惡，到要死的程度。我感到極端的惱煩，對於景色，容貌，思想的單調無變化。大自然，宇宙的平凡，使得我發驚，使得我激昂；一切物事的藐小，充滿了我嫌厭；人類的貪弱淺薄，引得我自失。

也有些別的時光，正反對，我對於一切享樂，正像禽獸一樣。假使我的精神，由勞作之故而不安苦惱，腫脹，躍進到全非我們族類所有那種希望；在確認了空虛之後，再墮入對於一切的輕蔑，我的獸身陶然於一切生活的酣醉。我看天空像鳥，看樹林像徘徊的狼，看山岩像羚羊，看繁茂的草原，可以在那裏打滾奔馳像馬，看清澄的水，可以在那裏游泳像魚。我感得在我裏面有些事物的流動，是一切類種動物的，完全本能的，純粹下等動物的雜亂的願欲。我愛大地像他們。不像你們人類，我愛大地，沒有讚美，沒有歌頌，沒有狂熱。我愛，用一種動物的沈深的愛，卑賤而神聖的，愛一切的生成，一切的發育，一切所看見的；因為這些都是能讓我的精神平安，不

過刺戟我的眼睛和我的心情。這些是：白天，黑夜，河川，海洋，風暴，森林，晨曦，女人的媚眼和皮肉。

水對於沙灘對於花崗石的岩壁的愛撫，感我情；動我意；歡悅迫入我心胸，當我感到被風所推動，被浪所浮載，這歡悅是由我獻身於世間動物的自然的力量，由我回復到原始的生活而生成的。

像今天這樣好天氣的時候，在我血管裏有古代野神的淫佚放蕩的血流動；我已再不是人類的同胞，而是一切存在一切事物的弟兄輩了！

太陽昇上了地平線。微風像昨天一樣停了，但是般那所預料的西風不吹，來蒙所申述的東風也不起。

直到十點鐘，我們浮着一動也不動，正像一隻破船的碎片；隨後，從外洋來的絕小微風又使我們行動了，止息，又吹動，正像打趣我們，揄擲帆布，我們不住想望的和風，終也不吹來。什麼

都沒有又除了像輕輕地一口的噓息，微微地一扇的煽打；雖然如此，也有足夠不使我們安穩的力量。那海豚，海中的小花臉，在我們周圍玩耍；透出水面，用一種極快速的衝進，彷彿要飛翔了，經過空氣中比電閃更快，就又洗了下去，再在前面更遠處再透出來。

到了一點鐘辰光，當我們從橫面看到阿該，輕風全全停止了；我知道我們將要在大洋上過夜，假使我再不準備用小船去拉這快艇，停到灣內去尋個避風場。

所以我吩咐二人下了小艇，在我的三十米突之前，起始把我牽曳了。強猛的太陽射到水上，照在船的甲板上。

二個水手悠悠地定型漕去，像二個用得消磨了的把手，很不容易運轉，但是繼續不絕使用牠的機械力。

阿該灣形成一個安全掩蔽的美妙的泊船地。閉鎖着，一方由屹立的赭色岩石，仰望建在山頂上的信號，而接着伸展到海中由牠的顏色

而命名的黃金島(L'île d'or)；他一方是一連線的低岩石，和同水面同高的小岬，其上立着指示港口的小燈塔。

在底地，有一所客棧，迎受遭着危險逃避進來的船的船長，和夏季的漁夫；有一個停車場，每日火車停二次，也沒有人下車的；還有一條佳麗的小川，流向安斯推來山方面，到名叫馬倫灰梅 (Malinfermet) 的小谷，在這谷中，像阿非利加的山谿，開滿紅淡色的夾竹桃。

沒有什麼道路，連絡腹地和這佳妙的海灣；只有一條曲徑，通到聖拉斐哀，要經過大拉門的斑岩的石坑，但也不是車子能夠通行的，所以我們是處在深山之中了。

我決意散步到夜，在那排着野薔薇和乳香樹的小路上，那野生植物的香氣，強烈而馥郁，充滿空中；和這大森林的樹脂的大吐息交混，正像因炎熱而喘息。

走了一點鐘之後，我深入松林之中了，一個疎朗的森林在山的平緩斜坡上。那些紫色的花

崗石，這大地的骨骼，由日光像變成紅色了；我慢慢地走去，如同在灼熱的石塊上的蜥蜴一樣快樂；這時我看見在山路的頂上，向着我走來而不見看我的，一對沈醉在夢中的情人。

這是好看，這是動心，這二個人交臂把手，下來，不注意的走着，在日光和陰影的交錯，使傾斜的岸呈雜色的光影之中。

她，我看去很俊雅，又很清秀，穿一件灰色的旅行服，戴着奇拔而曼媚的氈呢帽。他，我差不多沒有注意看，我只覺得他好像是上流階級的人。我坐在松樹的背後，去觀察這二個人的走過，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接續走下去。他們身體黏貼身體，不說一句話，他們是如許相愛。

當我看不到他們了的時候，我覺得有一種悲哀降到我心上來。一團幸福在我身傍擦過了，是我所不知道的，是我所認為比什麼都好的。我要轉向到阿該灣，太疲勞了，要現在再續繼我的散步。

到晚，我橫倒在小川傍邊的草地上，到了七

點鐘，我進客棧裏去喫夜飯。

我的水手已對店老板說過，所以他等着我。我的座位，在用石灰所紛飾的食堂中央，在傍邊的別的一個桌上，已經在喫，面對面，互相看到眼睛的底奧，我先刻所見的一對情人。

見了他們我有些慚愧，是像做了什麼不規矩的卑劣的事情。

他們看了我幾妙鐘，又低低談話了。

店老板是以前就認識的，坐到我近傍的椅子上，他和我談那豬野，那兔兒，好天氣，狂風，幾天前夜裏到這裏來投宿的一個伊太利船長，後來好像裁維我，贊成我的快艇，我可以從店中望見的，那黑的船身和那大橋頂上掛着紅白的小旗。

傍邊的人喫得很快，早早退去了。我看那新月的光輝照到小港，拖延着時間；後來我看見我的快艇向陸地來了，在不動蒼白的照在水上的光中間，牠所通過的路發亮。

走下去到那小艇上，我看見，在水邊，那一

對情人在看海。

跟着急連的槳聲，我遠去的時候，我還看見，他們的影像在岸邊，他們的並着的漠茫的輪廓。在他們，戀情如此瀰漫，充滿了海灣，夜晚，天空，充擴到了地平線，使這些成爲偉大而象徵神祕。

當我回到船上，我耽戀在甲板上，坐了很長久，心中充滿了不知緣何故的悲哀，充滿了不知爲什麼的悔恨惱悶，不能決心立斷，下去，回到我的船室中；好像我要再多吸一點那些繞圍這一對所放佈的柔情。

突然旅舍中的一扇窗亮了，我在光裏看他們的二個側影。於是孤獨使我忍耐不住了，在這春暖的夜間，在波浪擊沙的微聲中，在照着大洋的新月之光底下，我覺得在心上有對於愛的這樣的渴望，以致我發出苦悶的嗚咽。

不久，突然，我對於這軟弱感得羞恥，又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和別的人一樣的人，我推諉着月光是來擾亂我的理性的。

不但如此，我總相信，月光對於人的精神，有給與神祕勢力的作用。

月光給予詩人夢幻，使得他們狂喜，使他們滑稽；又在戀人們的柔情上，加上一層效果，如同 Ruhmkorff 電堆的在電流上。在太陽光的底下，正正當當地愛人，在月光底下是狂愛的。

美貌的某少女，一天對我說，我已經不記得是綠何談到的，月光的打擊，比之日光，有千倍的危險。她說：假使人偶然在美妙的夜間，出去散步，被月光捉着了的時候，他永遠不會治好了；變成了狂人了，不是那種兇烈的狂人，要幽禁的狂人，是一種特別的狂人，溫順而執着的；他再也不過像別的人一樣用思想。

一定，我確認，今夜受了這月光的打着了，因為我感得亂七八糟昏昏沈沈；向海中落下去的姣小新月，使我動情，使我動心，使我悲傷。

在什麼地方？這月亮所有的魅惑人的力量；那老齡的死天體，在天空運行，她那黃臉和她死亡的蒼涼的光，能如此擾亂我們，是爲了放浪思

想而混亂的我們。

我們看她因為她已經死了？像詩人亞勞哥
(Haraucourt)所說：

就來了黃金時代，得意洋洋輕風軟軟，
月中繁衍她的靈活喧攘：
有無底的深海，有難數的茂樹，
還有羊羣，市鎮，悲哭，歡呼。
她有戀愛，她有她的藝術，她的法，她的神。
也就慢慢地再回到昏黑中去了。

我們愛牠，因為由詩人所給我們的永久幻
像在這一生中間受了包圍，當牠在天空運行時，
由牠的光線中所見的一切的影象，擾亂我們的
眼睛，教我們用激越的感覺，對於單調而柔和的
力，去感知種種的樣式。是不是因此？

當她在樹林背後昇起來時候，當她把閃動
的光線射注到江河流水上時候，當她透過樹枝
照到小徑的沙泥上時候；當她孤獨地上昇到黑
暗空虛的天上時候，當她引了一道長長的光明

在波浪高低的水面向海中落下去時候，我們會不被她所啓示的偉大夢想家的一切靈妙的詩句所觸動麼？

假使我們在夜間歡歡喜喜出去，假使我們看見了正圓的月，圓得如同注視着我們的一隻黃色眼睛，掛在一所房屋的頂上，那苗塞 (Musset)¹的不朽的短句在我們記憶當中唱出來了。

由他的雙眼立刻把她顯示於我們的諷刺詩人，不就是他麼？

是昏黑的夜間，
 在金色的鐘樓上面；
 月亮兒，
 像 i 豎上的一點。
 月啊，什麼陰暗的靈魂，昏黑裏
 掛在一線的端點運行，
 你的臉還是你的側形？

(1)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

法國詩人戲曲小說家

假使我們散步，在悲憐的晚上。在面臨大洋的一邊，在月光所照着海岸，差不多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會背誦出這二句詩這樣壯大這樣悲愁的詩句：

單獨地在大海上，有月亮正徬徨。
滴落她銀色的眼淚到烏黑的巨浪。

假使我們在床上醒轉來，照着我們的床，一道從窗裏時進來的長光，難道我們不立刻覺得向我們下來，看見，孟台 (Catulle Mendès) 所想起的白衣的姿像麼？

她來，兩手都拿着百合花，
一道光線的傾斜，是引她來的徑程。

假使我們夜間在鄉野走路，我們突然聽得農家的狗所發出的悠長而感傷的叫聲，我們不受着震驚麼？立時記到了李塞 (Leconte de Lisle)。

(1) Leconte de Lisle (1818 — 1891)

即 Charles marie Rene 法國 詩人

的名篇長嘯。(Les Hurleurs)

只有孤單的月亮，分開了雲片。
像一盞陰沈的燈火，哀哀的振顫。
世間都沈默，顯出憤怒的記號。
偶然飛散的死亡天體的破片。
從她的冰結的球體上發出，
墓塚的光反照到北冰洋上。

夜裏在幽會的地方，慢慢在路上走去，擁了相好的姣軀，握了她的手，偎着她的頰。她有一點疲倦也有一點心荒意亂，走路也脚步慢緩，見了一隻椅子。在爲柔和的月光，像軟波輕浪所潤溼的葉叶底下。

這二句美妙的詩句，能不在我們腦中我們心裏湧出麼？正像高雅的情歌。這二句美妙的詩句：

於是叫醒來，爲要去占他坐着的位，
把那睡着在椅子上的月亮光。

那一個能夠看見了像今夜的那樣的新月顯露她的情影在這繁星滿天的大空之中，而不想起，雨果的傑作名叫Booz Endormi的末腔麼？

……於是璫珠想了。

不動，半開她在面紗底下的眼睛。

是何神，是那一個永久夏季的割草者？

當他走去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擲下了，

這黃金的鐮刀，在這星花亂開的野中。

而且那優美柔和的月亮，爲了戀人謠，還有什麼人說得比雨果好呢？

夜來了，一切都靜去；燈火也熄了；

陰慘的樹林裏，有泉水嗚咽；

夜鶯，隱在昏暗的窠中，

像詩人又像情人的歌唱。

各人散亂在深密的樹下；

(1) 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國詩人，戲曲小說家爲浪漫派之第一人者。

狂人笑着引誘了賢者；
 女子伴了她所愛走進陰階；
 覺到茫然的煩惱，像在夢中。
 漸次感得混和到他們的靈魂。
 到他們祕密的談話，到他們動火的和注視。
 到他們的心上，到他們的感覺，到他們緩弱
 的理性。

那潤溼地平線的青白的月亮光。

我也記憶到對於月的可嘆美的祈禱在阿碧來 (Apulée)¹所輯的金驢集 (L' Ane d'or)²第十一卷的開頭。

但是這總不，這總不是充分的。無論把人所做的一切的詩歌，都搬上心來，那悲哀的感傷情調，比之那個可憐的星球，所感動我們的，總差

(1) Apulee紀元前125年頃之哲學者。

(2) 金驢集又名Metamorphoses，為集古代之傳說而成。中述少年魯相 (Lucian)之冒險，當其旅行至推熱利 (Thessaly)，忽變形為驢，轉轉經歷強賊，盜匪，宮人，官僚之手，備受虐待，終至返形為人止。因文品佳妙故尊稱曰金。

多。

我們哀憐那月，不由我們自己，不知什麼緣故，也不知是什麼，又是因此，我們愛她。

我們對於月所傾注的柔情，也含有一種哀憐，我們哀憐她像對於一個老處女，因為我們漠然感到，不管詩人是怎麼說，她總也不能是死體，而是一個處女。

遊星和女人一樣，也該有一個配偶，但那可憐的月，被太陽看輕，她不正像一個我們人世間所說的，還不會開臉的姑娘麼？

因為如此，她用她羞怯的光輝，充滿我們的難以實現的希望，不能達到的願欲，我們在這地上所有一切渺茫空虛的期待，像一種無力而神秘的液體，振動我們的心，在這青白的月光底下，我們舉眼看見了她，振起了漂渺的夢幻，渴想難言的柔情。

新月，像一條黃金的線，她的一端，現在已經浸到水裏，漫漫地緩緩地沈下去，直到別的一端變得極微小，不能看見，消失了。

於是我再把眼光廻向到那旅店，光亮的窗已經閉上了，一種鈍重的苦悶壓倒了我，我走下到船室裏面去。

四 月 十 日

一橫倒，我就覺得是睡不着了，我仰天躺着，閉了雙眼，思想流動，神經不安。沒有響動，沒有聲息，近處遠處什麼都沒有，除了二個水手的呼吸透過薄的板壁。

突然有些事物發軋聲。什麼？我不知道，一定是桅上的滑車罷；但是聲音的調子這樣柔弱這樣苦惱這樣悲傷，使得我全身戰顫；就消滅了，無限的靜寂從大地連到星空；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些風吹，沒有一些水動，也沒有這快艇的些微蕩動；沒有，但是一刻之後，突然，一

種輕隱悠長的呻吟又開始了。我聽到這聲音時，感着彷彿有把鋸子在我心上鋸拉。把我們心靈所能包容的悲惱狂亂苦悶的全部，在一瞬間投進到我們心中，這是像使得我們腸斷肝裂的某種聲音某種調子某種肉聲。我聽着，我又聽得了，這聲音像是從我自身發出，從我惱筋抽掙，或者寧可說是像一種幽奧深切悲悶的呼號共鳴到我心中。不錯，這是慘酷的聲音，也是熟知的等待着的声音，是使我感到絕望的聲音。這微弱而怪誕的聲音，通過我上面，像一個恐怖狂妄的撒佈者，因為他立刻有一種力量，去喚起一切常在我們活人心底裏所安眠着的可怕的苦惱。這是什麼？這是在我們靈魂中的無終的呼喊，這聲音的責叱我們的樣子，是連連續續，隱隱約約，使人煩苦，使人痛楚，使人焦燥，莫名其妙，不能鎮靜，不能忘却，而且非常酷烈，牠責備我們所曾經做和不曾做的一切事項，空虛的後悔，永遠的懊惱，過去的日子，碰到過的也許會愛我們的女子，過去的事情，空虛的歡悅，已死的希望；

這種種的聲音，是已過了的逃遁了的欺騙了的消失了的聲音，是我們不能達到的永遠也不能達到的聲音，這微弱的呻吟，是嗚咽着生活的失敗，努力的徒勞，心神的無力，肉身的脆弱。

每每在深夜的陰沈的靜默之夜，這聲音用他的短促的吶，開始對我說話，他談到一切，我所要想愛的一切，一切我的漠然的願望期待夢想，一切我所想要觀看的，要理解的，要知曉的，要玩味的，我那不知厭足的可憐的纖弱的精神，由無益的希望所觸發的一切，不能斷脫受羈勒的愚昧的鎖鏈，因受誘而想飛向去的一切。

唉！我希求一切而絕不會享樂。全人類的活動力，萬物中所撒播的種種知慧，一切的才能，一切的能力，和無千無萬的保留這些的生存，我是求的，因為我有無限的貪得欲，無終的好奇心；但是我却是註定來只能去觀賞一切，而一點也不能攫取。

爲什麼在大部份的人只感着是美滿的生活，在我却是苦悶？何以那莫名其妙的苦惱，會

惹到我身上來？爲什麼不能感知那安慰期待欣悅的實體？

這是因爲在我心中有一種第二視覺，這是文人的力量，同時也是他們的大災難。我寫作因爲我對於一切的事件，了解和惱恨牠的實在，因爲我太明白了事件的秘奧，更加是因爲我不能用來賞味，反而在我思想的鏡中，行施了自己觀照之故。

大家不要羨慕我們，而哀憫我們罷。因爲文人和他們的同胞所差異的就是在這一點。

在他是已經沒有單純的感情存在了。他所見的一切，他的歡悅，他的安慰，他的懷惱，他的失望，一轉瞬就變成了他觀察的對象。無論如何，不關他自身的努力反抗，也會分析一切，把心情，面容，舉動，音調等等無目的地行使分析。一看見，不論見的是什麼東西，馬上就想要問到爲什麼緣故。他沒一些熱情的激動，沒有一點奮鬥的呼喊，沒有純粹自發的接吻，那種不知不覺，沒有反省，沒有理解，往後也不記在心上，當

時只因為不能不做而做的，那種瞬時急突的行動，他也沒有。

假使他懊悶，他把這懊悶記錄下來，在他的記憶中分門別類；當他從墳場回來時，在這世上他所最愛的人，埋葬下去的墳場回來時，他心中說：“這我所感到的是新鮮特別的，譬彷彿起來，正像是悲苦的酣醉，……”這樣他記着一切細微的事項，隣人的態度，奇怪的舉動，做作的悲切，做出的面容，以及藝術家的眼光所觀察得的千千萬萬的不關緊要的微小事件，手裏引着小孩子的老婦人，她的合掌念佛，從窗眼中射進來的一道日光，竄過出喪隊伍的一隻狗，那葬車在墳場上大松樹底下的光景，那屍體搬運人的頭和肌肉收縮的樣子，把柩運到坑裏的那四個人的費力，總之有千千萬萬的事件，是一個正直的人用他的全心全靈全力去哀悼的時候，永遠不至於會留意到的。

他不知不覺看着一切，留意一切，記牢一切，因為第一他是一個文人，在他心中有構成這

樣的一種精神，反動比原動更加靈活更加自然，好像回響比原音更加高調。

在他好像有二個心靈，一個是去記錄說明註解他的隣人的每種感覺，別的一個是萬人共通的自然的心靈；他的生活由天命註定，只是爲自己的反映和他人的反映而存在，註定去觀察那些感知，行動，愛欲，思想，煩惱，而永遠不會像世間一般的人天真爛漫直直落落簡簡單單去煩惱，思想，愛欲，行動，感覺的，在遭遇到每一件苦痛每一件歡樂之後，而毫不自己分析。

若是他談話，他的說話總像是嘲諷，純粹不過是因爲他的思想明徹，解明了在他人的感情行動，背後隱蔽着的一切原動力。

若是他寫作，他不能自己禁制，把他的一切所見所了解所知悉寫到他的文章中；而且對於親長朋友都沒有例外，用慘酷的公平態度，赤裸裸的描出他所愛或曾愛過的人的心狀，爲增加效力起見，也不拒絕採用誇張，一意被他的工作所支配，全然沒餘暇顧算到愛情了。

這些話都不做
那4.2年(1957)15

若是他愛，若是他愛一個女人，他解剖她像病院裏對於屍體一樣。一切她所做，她所說，立刻放到他心中所保有的那具敏感的觀察天秤上去，評定她的參考價值。倘使女人由突然的衝動，掛到他頭頸上來，他便去判定造成這機會的緣由，這舉動的真實性，和戲劇的力量，假使感得是虛偽或做得不好，也默然的決定。

他是自己和別人的演員，也是傍觀者，決不是單純的一個演員，像平平凡凡過了一生的那些善人。在他周圍的心狀，行爲，秘密的意圖，一切都變成像玻璃一樣的透明，他是患了一種珍奇的病，一種精神的二重性，使他做成了一個震恐的存在，複雜的機械，連他自己也覺得厭煩了。

他的奇怪的病的感受性，把他變成像活活剝皮的人，差不多全般的感覺，在他都是苦惱。

我記起了那陰慘的日子，只爲了一瞬間看着一眼的緣故，我的心弄到這樣碎裂，這幻像的記憶，在我心裏像巨傷的痛口。

有一天朝晨，在歌場街上，我混雜在喧攘而歡悅的羣衆中間，在五月的沈醉太陽光中，我忽然看見一個不可名狀的存在走過；一個老婦人，彎曲成二節，穿了襤褸的長袍，戴了灰黑的草帽，帽的古式的飾裝，早都脫落，那花朵帶結也不知從何時就消失了的。她拖了二隻腳走去，如許困苦，以致使我心中感到和她同樣或更多的苦楚。她的一步步走路，有二梗杖支持着。她走過不看別人，什麼都不顧着，對於音響，車輛，羣衆，太陽都不關心。她到那裏去？到那一間破屋裏去？她帶着一件用紙包的東西，掛脫在線的一端。是什麼？麵包？正是。一定無疑。隣舍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或願意替她做這一件事，她只得自己出來，從她的破棚裏到麵包店去。他行這可怕的旅路。她一轉回至少怕要費二小時。而且是多麼困苦的落難道！苦難的旅程，比之耶穌基督當日更加慘烈！

我仰頭看見高層建築的巍巍的層頂，她要走到這頂上，幾時能走到的？在昏黑和曲折的小

階梯上，她要有幾多次因氣促而止步的回數？

大家都轉頭看她。大家輕輕嘆說：“苦啊，可憐的老婆婆！”就走過了。她的裙，她的條襪片片的裙，拖在步道上，差不多要不連着她肉身的殘渣了。但是在這裏面也有一種思想！思想麼？不，只是那種恐懼，連累，焦惱的苦痛罷了！唉！那老衰的悲慘！沒有麵包，沒有希望，沒有子孫，沒有金錢，除了等待着他的死之外，什麼都沒有的老年的悲慘啊！我們幾時想到過這些？我們想到過住在屋頂裏沒有食喫的老人麼？以前是靈活歡喜愉快的那昏茫的眼中流出來的淚水，我們想到過麼？

別的一次是在下雨的時候，我獨個人到諾爾曼原野去打獵；那耕墾周到的肥沃土地，在我腳下發滑。隱伏在土堆背後的斑鳩，時時喫了驚在雨中很笨重的飛起來。我放鎗的聲音，被天上落下來的雨陣蓋住了，聽去勉強有鞭扑的響，那件灰色的東西跌落來，翅膀上染着血。

我感覺得悲哀到要哭，要哭到淚水像雨點

的落到大地上，落到我身上，悲哀簡直濕透了我的心，疲勞也到了被爛泥膠黏住的腳都提不起來，我正想回家了，當我看見在原野中央有一乘單馬雙輪的醫生馬車，沿着一條斜路來。

車子通過，那低矮黑色的車子，蓋着圓的頂篷，由褐色的馬拉著，像一個拘魂的使者，在這一天凶破的煞日在野間浪蕩。車子突然停了，醫生的頭從車口探出來，他喊道：

——喂！

我走過去，他對我說：

——請你幫我去照顧一個患白喉的病人行不行？我只有獨個人，我要從喉頭切割那惡性的薄膜，非得有一個人執住他不行。

——好！我陪你去罷。

我這樣回答，就跳上他的馬車，他講述下面的話給我聽：

喉風，那封塞可憐人的咽喉的可怕的喉風，侵入到貧苦人的馬丁奈農場了。可憐！

父親和兒子是在這星期的開頭就死了。母

親和女孩這回也要死了。

一個照顧他們的隣人，忽然感得一點不爽快，昨天走脫了，任那大門開着，把二個病人棄在她們的稻草的牀上，沒有什麼喝的事物，孤獨的，喉嚨頭塞住了換不過氣來，等待死亡，孤另另從那時起，過了二十四小時！

醫生洗了母親的喉嚨，使得他能喝；但是那個孩子因為窒息的苦痛，因這苦痛成了像發狂一般，鑽他頭到草席中去，不讓人去接近她碰着她。

醫生是看慣了這一類悲慘的事件，用悲傷而斷念的口調，反覆說：

——但是我又不能全天工夫用在這二個病人身上。唉！這真是令人心碎，只要我們想到她臥床上，二十四小時什麼都不喝，風吹，雨絲飄到她們的床上，即是飼養着的母雞，也全都避到爐邊去了。

我們到了那農村，他把馬繫在大門前的萍果樹枝上，我們進去。

病和濕氣，熱和霉氣，像病院和地窖所發出的強烈的氣息，直衝到我們的喉嚨。覺得有一點冷，一種沼澤地的冷氣，在這沒有火沒有生氣昏慘陰暗的房中。壁上的掛鐘也停了；雨滴透過了火爐的大煙囪落下來，那裏的灰已經被母雞搔爬散亂了，可以聽得陰暗的一角，發出一種短促嘶啞的聲。這是小孩子的呼吸。

母親好像靜靜的挺在一隻大木箱上，農人所用的床，蓋着破舊的衣服和被布。

她把頭轉轉些向着我們。

醫生問她：

——有蠟燭麼？

她回答的聲音輕微而慘傷。

——在板櫥裏。

他拿了火，引我走到室的裏面，走向那小姑娘的床。

她發哮喘，呼吸促迫，雙頰瘦削，兩眼發光，頭髮散亂，可怕的樣子。在她的瘦到筋骨都顯露出來的頸上，每一次呼吸，現出深深的凹陷。仰天

躺着，她的雙手抓住蓋在她身上的破布；她一看見我們，就轉了頭，要躲藏到草席中去。

我捉住她的雙肩，醫生強撥開他的嘴，看她的喉口。從那裡割了長長的一張白膜，我看去乾燥到像一張皮。

立時她呼吸容易些，而且喝了些水。母親用肘支起她身軀，看着我們，她格格地問：

——好——好了——麼？

——正是，完了。

——那麼，我——我又要只——只剩得兩——兩個人麼？

一種恐怖，戰慄的恐怖，使得她的聲音顫動。那孤獨的恐怖，寂寞的恐怖，昏黑的恐怖，和她所感到近迫着她們的死的恐怖。

我回答，

——不，你不要着急，我在這裏等到醫生差看護來罷。

我又轉頭對醫生說，

——你差茅求媽媽來罷，錢由我給。

——是，我立刻差她來。

他和我握手，退出去；我聽着他的馬車從濕的路上遠去的聲音。

我獨個人留着，陪了兩個臨死的人。

我的狗拍夫，臥在沒有火息的爐前，使得我想到，生起火來是對於我們全體有用的，所以我出去尋找了些樹枝和柴草，不久很大的亮光照到了室的內部，小孩的床邊，那裏她呼吸又陪了發哮的聲音。

我坐下，向着爐火，伸直了腳。

雨打着窗玻璃，風搖動屋頂，我聽這二個女人的短促困難發喘的呼吸，和我狗的輕易的吸吸，牠是躺着灣轉在熊熊的爐火前面。

生命！生命！這是什麼？這兩個可憐的存在，始終臥在草席上，喫着黑麵包，像牲畜一般勞作，遍嘗地上所有的辛酸，現在要死去了！他們做了什麼？父親是死了，兒子也死了，但是這些窮人是善良的人，大家都愛重他們，贊揚他們的儉樸和誠懇。

我看着我靴的水氣蓬濛，和狗的好睡，將這些苦工比較我自己的運命，突然心裏感到一種羞恥和肉感的歡悅。

那小姑娘發呻吟之聲，那發哮喘的喘息，頓然使得我難以忍耐，使我感得苦痛，每一次像短劍的刺到我心頭。

我走過去問她，

——要喝水麼？

她點點頭，表示是的意思，我給她些水到嘴裏，但是她不能吞下去。

更加穩靜臥着的母，轉頭來看她的孩子，這時我忽然觸到一種恐怖，一種兇惡的恐怖，擦過我的皮膚，像觸到一個看不見的鬼怪。我在什麼地方？我已經不知道是不是在做夢？我遭受了怎樣的惡夢！

真的有這樣東西的出現麼？人是這樣死去麼？我審視這草屋的陰暗的角隅，正像我等候着要看蹲踞在昏黑的壁角裏的那個難看的叫不出的可怕的形像，他襲打人們的生命，殺死他們，

咬死他們，壓死他們，絞死他們，他所嗜好的是鮮紅的血，因發熱而炎炎的眼睛，繃紋，凋萎，白的頭髮和毀滅。

火要熄了，我放些柴進去，我轉背靠火，當我在後脊覺着冷氣凌逼。

至少，我希望自己死在一所佳美的房子裏，許多醫生圍住我的臥床，桌上放滿藥品！……

但是這兩個女人在這沒有火息的陋屋中，孤孤單單守了二十四小時，在草薦上咽氣！

我忽然聽得馬蹄的得得，和車輪的嚙嚙，那個看護婦走進來，發見了她所該做的事情，很滿意，對於這慘狀，毫無感動。

我給了她若干銀錢，我帶了狗逃出了，我像一個囚犯的逃走，耳邊彷彿還不絕聽得二個喉嚨的格格作響。跑向我溫暖的家裏，那裏我的用人預備着好的飯菜等着我。

但是我永不再忘却這件事情，也同樣的不能忘却一切別的使得我對於這世間生起嫌惡的事情。

有時我怎樣的豔羨，再不要思想，再不用感覺，我要和禽獸一樣的生活，在清朗和暖的地方，在沒有粗劣生硬的青綠而是黃熟的地方，在東方式理想鄉的地方，那裏睡眠沒有悲哀，那裏醒覺沒有憂苦，那裏沒有煩惱動擾人心，那裏沒有苦痛連纏情愛，那裏存在的一事也差不多不感到。

在那個國土，我住着的一所廣大的方宮，像在太陽光中輝耀的一口大箱子。

從露臺上可以看海，海中有回教國和希臘的船往來駛過。船上白帆影映成尖的翼翅，外圍的牆壁，近乎沒有開口的，繁茂的棕櫚樹的傘下，空氣凝重的一個大庭園，形成東方式房屋的中心，一處噴水從樹林中射高飛沫，再跌落到大理石的大盆中，底下全鋪着金粉的細沙，我在這地點常常浴沐，介在二次的喫煙二重的夢境和戒雙的接吻之間。

我使用黑色而美好的奴隸，穿着輕飄的衣布，在厚重的地氈上跣足奔走，很是靈敏。

牆壁是柔軟而有彈力，像女人的胸腔，在環
置我每間室內的長椅上，備有種種式樣的軟枕，
容許我用凡人所能做出的一切姿勢安息。

當我覺快美的休憩懣足，靜恬的欣悅和永
久夢幻的疲乏，平靜快心的幸福感受的倦怠，我
吩咐把像羚羊般俊秀快捷的白馬或黑馬牽到門
前。

我騎在馬上出發了，放奔的蹄聲在空中拍
節，我吸呼動亂而沈醉的空氣。

我總是像箭一樣的飛走，在這光彩眩目的
大地上，陶醉於觀賞，因為那裏的景緻是像引人
沈醉的美酒。

夕晚靜穩的時刻，我飛速的奔到被落日染
成玫瑰色的廣漠的地平線，那邊近了黃昏，太陽
曬焦的山嶺，沙泥，阿拉伯人的衣服，單峯駝，羣
馬，和蓬帳全都是玫瑰色。

一羣染成玫瑰色的紅鶴，從沼地飛上玫瑰
色的天空，沈溺在玫瑰色的無限宇宙的我，要迸
出忘我的激動的歡呼。

我可以再不至於看見沿着步道聲振耳朵的
雉妓，馬車在鋪石上發強烈的噪音，那些穿黑衣
的人坐在不安逸的椅子上呷着酸酒，商談着事
情。

我可以不知道交易所的市面，政治上的事
件，內閣的改組，一切荒費我們的短促而空幻的
生存那些無用的蠢事。這些苦惱這些憂悶，這些
競爭，是爲什麼有的？我願意避去此等風波，而
在我的華美光明的住居中休息。

我要有四個或五個妻，在隔離開的幽秘密
室。五妻從世界上五方面來，她們提供發揚一切
人種中所有的女性的美和味。

這生翼翅的夢，在我緊閉的眼臉上，在我鏡
沈的心上漂浮，當我聽到水手的醒覺，他們點上
了船燈，而從事於悠長而沈靜的工作。

我喊他們，

——你們在做什麼？

來蒙用一種躊躇的聲音回答，

——我們在預備釣線，因為想你或要去釣魚，當天亮起來，天氣是很好的時候。

實際，阿該在夏季是附近海岸漁夫的集合地，他們全家來住在旅舍或小船中，在海邊上的松林的樹蔭底下，他們燒烤魚喫，那灼熱的松脂在日光中發響。

我問，

——幾點鐘了？

——三鐘，麥歇。

於是我並不起身，伸長手臂，開了那扇通到水手住間的門。兩個人踞坐在這小間裏，桅檣穿過這室，接着室的縱樑。在這小房間裏，放滿了種種奇怪的物件，彷彿像盜賊的巢窟，板壁上齊齊掛着許多種類的用具，鋸，斧，索針，船具，和鍋，銅罐，還有，在二個牀鋪中間，放有水桶，暖爐，小桶，那桶的銅箍，受了錨鏈一傍邊掛在鐵錨的鎖柱上的燈光反射而發亮；我的水手在急急忙忙把香餌扎到宕在釣線上的無數的釣鈎針上去。

我問他們，

——幾時我應該起來？

——嘿，現在立刻，麥歇。

半小時之後，我們三個人離開了美男號，同登了小艇，到黃金島近邊，大拉門呷的下面去放釣線。

當我們的釣線有二三百米突長，已經沈到了海底，把三條的深海測量繩鈎上餌去，小艇是纜在一塊石上沈下水去停住了，我們開始釣魚。

已經不是夜裏了，我很明瞭地看見阿爾琴 (Argens) 河口附近的聖拉斐哀海岸，和灰黑的摩爾 (Maures) 連山，蜿蜒迄於卡馬拉 (Camarat) 呷，越過聖都洛整灣，直向大海。

全部南方的海岸中，這地方我是頂喜歡了。我愛這地方，像我是出世成長在這裏的，因為牠保有原始的風趣，天然的色彩，並不曾被巴黎人英倫人美國人世界上的人和流行的人士冒險者們的流毒所沾染。

突然我手裏所執的線一振，我心上一跳，但

是又靜止了。再一種微的撥動，拉緊我繞在指頭上的線，再有一回強動，激振我的手，於是我心中砰砰，我慢慢地熱心地收起線來，看到透明的碧水中，不久在船影底下看見了一尾發閃的白色魚，描動急速的渦紋。

我看去這魚是很大，到提上來一看，却不過和鱒差不多大小。以後我得了別的種種魚，青的，紅的，黃的，藍的，閃閃發光的，金光奕奕的，有條子金色的，有小斑點的，有大斑紋的，那地中海的石魚的美麗，如此多種多樣多色彩，好像爲悅目而着色的樣子；還有生滿刺的魚，和海參，這醜相的怪物。

比拉起釣線，沒有再多趣味的事情了。從海裏提起什麼來，如何驚愕，如何忻悅，如何失望，對於每一釣子引出水面的剎那！當看見一個大東西從遠處拉起來的時候，那種着急奮鬥的情形，如何感動人心！

十時，我們回到快艇上，二個水夫很快活的神氣，告訴我說，我們捉了十七八斤的魚。

但是我要償付這一夜沒有睡眠的負債了，偏頭痛，那可怕的病痛，比什麼病都使人感着苦痛的偏頭痛，粉碎頭顱，使人癡狂，錯亂人的理念，吹散人的記憶像風中的灰塵，那偏頭痛犯着我了，我不得不躺在牀上，把以脫的瓶口放在鼻孔下面。

幾分鐘之後，我覺得聽到亂雜的哄哄之聲，隨即變成了啾啾的輕囁，我覺得身軀的內部輕起來，像空氣一樣輕，像水蒸氣一樣的蒸發上昇了。

隨後起了一種精神的麻痺，半眠狀態的安逸，雖則還有苦痛存續，但已非是不能忍受的程度了，是一種可以支持的苦痛，再不是那可怕的割裂，要我們全身吃苦去對抗的。

隨後那奇妙愉快的空虛之感瀰漫我的胸中，傳達到我的四肢，四肢就覺得輕鬆，好像骨和肉都溶解去了，只剩了皮膚那樣的輕快之感，只剩了在安穩的睡眠狀態中，使我感得生的歡悅所必要的皮膚。這樣，我已經覺得沒有痛苦

了，苦惱是已經消失了，溶化了，發散了。我聽聲音，四個聲音，二種對話，却不知道談的是什麼，有時不過是不分明的聲音，有時也聽着一二個語詞，但是即使清晰，也不過是嗶嗶的聲音在我耳中發響。我並不睡着，我醒着，我有理解，我有感覺，我有明徹深奧異常有力的推理，和從這十倍了我精神能力所由來的一種精神上愉悅，一種奇妙的陶醉。

這不是由催眠的酒醉所產生的夢謊，這不是由鴉片的麻醉所引起的幻覺；這是推理的一種非常的銳敏，這是一種對於事物和生命的觀察判斷評價的新態度，由確信這種態度是真確的絕對意識而生。

聖經中的舊比喻，突然觸到我心上，好像我嘗過了生命之樹，一切的神秘是解釋了。如此，我感得這新鮮奇怪頗撲不破的理論的威力，於是我湧起在心中，那些論辯，推理，論證，立即被別的更有力的證論推理談論所推倒。我的頭腦變成了理念的戰場，我成了一個知慧無敵的超

人。這樣證明的力量，我味到異常的歡暢。……

這狀態續繼了長久長久，我仍嗅着以脫瓶的口，忽然我感知這瓶是空了，於是苦悶又開始了。

十小時，我不得不忍受這無法施治的苦惱。後來我睡着了。次日，像疾病平癒後的快爽，寫了這幾頁。我向聖拉斐哀 (Saint-Raphaël) 出發。

四月十一日 在聖拉斐哀

我們到此地來的途中，天氣很好，向西的微風，推送我們，六個轉折，就到了此地。繞過了大拉門岬之後，我看見聖拉斐哀的別莊地，隱在叢林之中，在通年被福來受山所削下來的風吹得消瘦憔悴的小叢林之中，我們通過獅子墩之間，這好看的赭岩，做出護衛此市的神氣。我們進了海口，因這是有沙泥阻塞的港，所以我們不得不停在離開碼頭五十米突的地點。我隨即上陸。

一大羣的人，堆聚在教堂的前面。有人在這裏面結婚。牧師像大主教那樣嚴肅，用拉丁語宣

證婚姻，莊重而滑稽的原始的禮節，却使人感動到如許強烈，使他們這麼笑，這麼惱，這麼哭。家族依據了舊來的習慣，悉數招待了他們的親戚朋友，來參預這個年輕姑娘的貞純的葬式。敬虔而不合禮節的光景，在母親的訓誨和公衆的祝頌之前，先要聽宗教士的訓誡，若在平時，這些却是得用這麼的羞恥和謹懼去隱蔽的說話。

在這全地面充滿了淫佚的觀念，羣衆被垂涎和猥狎的好奇心所勾動，而到這場所來瞧這一對新人，做出怎樣輝煌得意的扮相。我也加入羣衆中去看。

天哪！人們是多醜！在這類祝典場中，至少有一百次了，我認識到在一切種類當中，人類是最醜惡的了。在那裏，羣衆的氣息浮漫，抹油的頭髮和污穢身體上所發的惡臭，令人作嘔。還有那大蒜臭，那大蒜的氣味由兩國人中放散出來，從他們的口中，從他們的鼻孔，從他們的皮膚，四圍瀰漫，像薔薇的噴射牠們的幽香。

其實，人們是每天同樣的邪惡，一樣也是天

天脫不了醜相和臭氣，不過因為我們的眼睛看慣了這副形相，我們的鼻子嗅慣這一派氣息，所以不能感覺得他們的醜惡陋劣，他們的酸臭刺鼻，除非我們有了些和他們的醜態他們的惡臭隔絕的時間之後。

人是醜劣的！只要拉了最初經過的十個人，把他們排列起來，把他們照出像來，也足夠製成了一張使得死人發笑的奇醜百怪圖了，把他們的參差的身長，他們的太長或太短的四肢，太胖或太瘦的身軀，赤黑或灰白的面色，有鬚或無鬚的顏面，和悅或嚴謹的面容，湊將攏來。

以前在原始時代，不開化的自然人，悍健的裸體人，一定是像駿馬牡鹿獅子那樣的雄美的。筋肉的運動，自由的生活，元氣和活力的不絕使用，保持他們美觀的唯一條件的行動的優雅，和形態的佳美，只能由肉體的活動中磨練出來。後來藝術的國民，雖則耗盡心力以發揚這造形藝術的美，却知用體育這人工的方法，去保存在優秀人中的優美和莊秀。對於肉體的注意，角力的

強猛和輕捷的戲遊，冰冷的水和滾熱的蒸氣，使希臘人成了人體美的真模範，傳留下來給我們那許多雕像，正是教道我們，給我們看這些偉大的藝術家的身體是怎樣的。

但是現在呵！阿拍龍，天哪，看看在那祝典場中鑽動的人類！小孩們從小在搖籃裏窩得屈了背，過早的教讀使得他們變了畸形，因學校教育而成愚蠢，因為用了他們在十五歲上的身體，去阻止萎縮他們的精神身體的完全發育。到得青年時代，四肢發育不完，接配不稱，平衡調和的比例一點也不保存了。

看路上披了他們的破衣奔馳的人們！農人是怎樣的，呵！天哪！去看看在田間的農人，像樹枝一樣的彎曲乾枯瘦長，總是歪斜卷撓，比之人類學研究參攷品陳列所中看得見的，古代野蠻人的標本更加可厭。

使我們再想到那種黑人的形態是多好，除了顏面部以外，棕色的人種多強頑而輕捷，阿拉伯人的體態和舉動是多優美！

而且我對羣衆的恐怖還有別種理由。

我不能進戲館，也不能進一個公的遊戲場，我立時要感着一種怪奇的不快，到不能忍耐，像我用出全力去抗戰一種神秘而難敵的力量，實際我原是和要支配要征服我的羣衆精神抗爭。

多少次數，我曾經確認過，當一個人獨居的時候，理智會擴展高揚，而當和別的人混雜之後，便卑俗低下了。人和人的應接，意見的流傳，一切的談話，一切鑽進耳朵中的話，強迫聽的話，回答的話，都影響到思想，思潮的波動，從頭腦到頭腦，從一家族到那家族，從一街到他街，從一村到別村，從一民族到別民族，於是標準成立了，一種對於全數的個人的大團集的平均智力。

各個個人先天所稟賦的智力，如自由意志賢明的反省，以及洞察力，大概會消失，等到這個人和別的多數的個人接觸過之後。

這裏有却司菲 Chesterfield 爵士給他的兒子某信中的一節，他很謙和的說述，當大衆集會的

中間，這精神活動能力的突然消滅。

“馬卡勒菲 Macclesfield 爵士，對於預算的編成，有絕好的天分，而且他又是英國第一流的算學家星學家，講談時，對於所論的問題，也具有深切的理解，且有解決極糾紛的事件所需要的聰慧。不過因為他的話，他的句節，他的調子，遠不如我的好，所以在會場上的人，總都和我表同意，我承認這是極不公平的。

“這總是這樣的，一切多數人的集合，總變成了羣愚，不管這團集是由怎樣的個人所組成，對於他們講道理說緣由是用不到的，對於這羣愚只要專一注重去刺動他們的熱情，挑撥他們的感懷，觸發他們的趣味。

“團體中一分子的個人，再也不會有理解能力的存在，……”

却司菲爵士的這深切的觀察，却是常常被科學派的哲學者，由別的一個立腳點去看，去引證來作為攻擊議院政治的一個重要論點。

同樣的現象，這可驚的現象，每在大多數人

集合的時候，必然會出現。一切的個人，一個個比起來，都兩樣的，他們的精神，理智，熱情，教養，信仰，僻見，沒有相同的，可是一朝只由於集合在一處，忽然便造成了一種特別的存在，賦與一種特殊的精神，一種新的共通的推理形式，這就是各個人意見的平均，一種不可分解的混和。

這是羣衆，一羣衆也具備某種人格，由一羣人集合的羣衆，和別一羣衆，也有區別，正如一個人和他個人有區別一樣。

有句有名的古話道，‘羣衆無推理’。爲什麼組成羣衆的各分子都有推理，而羣衆無推理呢？爲什麼羣衆中的各個人所決不做的事情，在羣衆却自發地去做？爲什麼在羣衆有不可推抗的衝動，兇惡的願欲，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的呆笨的誘惑，而由這無反省的誘惑，使他做出若是在一個人時，斷不會想做的事情？

當一個什麼人發了一響喊聲，那好！來了！一種狂亂占奪了全羣衆的心，全體受了同一的

衝動，沒有試想去反抗，被同一的思想所驅使，不關他們的身分意見信仰習慣的相異，立刻組成共通的觀念，沒有理由，簡直沒有一些口實，抓住一個人，去殺死他，溺死他，但是若使各個人都是各自單獨的時候，也許冒了死的危險，撲進去搭救他們現在所殺傷的人。

到晚上，各人歸家的時候，自問怎樣的狂熱，怎樣的瘋魔，支配了他，突然把他逐出他的性格或天性之外，怎的他會屈從這兇惡的衝動？

這是因為他變成了羣衆的一分子，已經不是一個個人之故，他那個人的意志，混到共通意志之中，正像一滴水混入大川之中。

他的人格已經消失，而變為廣漠怪奇的那羣衆的人格的一個微小分子了，掩襲軍隊的恐怖，和煽動全國民的輿論的颶風，死人的狂的舞蹈，不就是同一現象的絕好例證麼？

總之，這不必要有更大的驚異，去看各個人的集成的一羣衆，比去看許多接近的分子的合

成一體。

這也是要歸到這神秘的，那劇場的客座中，有這樣奇特的情狀，試演的看客和初次公演的看客，及初次公演的看客和以後的看客中間，批評的幻奇的變化，以及每夜每夜所收效果的不一樣，如嘉羅曼 Carmen 一劇的起首遭受不當的批評，後來却收大成功的例。

我所說的關於羣衆的話，也可以適用到全社會，假使有人願意保持他思想的絕對純粹，他判斷的高潔的獨立，當做一個自由觀察者去看視人生天性和大自然，超越一切的偏見，一切以前所奉的信仰，一切宗教的教義，就是說一切所信；是該當絕對避開稱爲社交的那一種關係，因爲一般的卑俗，是非常容易傳染的，假使他和他的同胞交往頻繁，去探望他們，聽他們的談話，不知不覺之間，從各方面吸受他們的影響，他們的會話，思想，迷信，傳說，偏見，他們的習慣，法律，他們的可驚的矯飾而卑怯的道德，圍困了他而飛躍。

這些人去抵抗這種不絕使人格卑俗化的勢力，是徒勞的努力，正是在細小，不能抵禦，無限多，近乎覺不到的網羅，束縛之中的抗爭，後來就因疲勞而終於停止的。

在羣衆中捲起了一陣人波，新婚的人是退出來了，突然我就學着別的人一樣做，我引長頸，伸挺腳去看，我是熱望看，一種愚鈍的卑俗的非從本心的熱望，是羣衆所有的熱望，傍邊人的好奇心使得我也發醉了，我也變成了羣衆的一分子了。

爲消磨這一天的餘刻，我決定由小艇上溯亞爾琴 Argens 川這差不多有人知的美麗河流，做成福來受平原和摩爾連山的荒嶺的分界線。

我帶來蒙同去，他載我小艇，沿淺清的海灘，漕到河口。我們看見一部分是被沙泥所阻塞，是不能通行的，只有一條水道通海，却又流急沫飛，旋渦滾浪，是我們不能通過的。

於是我們不得不把小艇牽到陸上，擡扛過

了小丘，到亞爾琴川所積貯形成平湖同美的一所地點。

在灰綠色沼澤地的中央，那從水中生起的樹林的豐麗的青蒼的中間，河川凹下在兩岸之間，兩岸被高厚的樹葉蔽覆，那綠色的掩蔽，是如此之厚，以致看不見隣近的高嶺。河川曲曲迴流，時刻保持牠那平靜如湖的狀態，永不使人看到或表出牠是一路通到橫斷這荒涼而美麗的平靜山地，又再遠遠流去的。

當在北方的低地，泉水從脚下湧出，流動，給土地以生活力，正像血液，是那泥土的澄清的冷血。在那些土地上所能觸感到的，在此地一樣的觸起那種感情，那在潮濕地面所得浮動的那廣大的生命的驚奇。

掛着長腳的鳥，從蘆葦之中沖起，伸長尖起的嘴，向着天空，別的一隻，大而鈍重，從一面絕壁到別個懸崖，緩緩地飛去，又是別的一隻，較小而飛得更快，掠過河面，像小石片投到水面上的潑躍，無數的野鴿子，在樹梢上咕咕，或打回

旋，從一樹到別的樹，像交換愛的使者。使人感得在這深水的周圍，在這全平地直到山腳，到處還蘊蓄着多量的水，靜睡又似生動的誘惑人的湖泊的水。這廣漠而平明的水面，映出天的影子，滑過雲片，在這當中透出散亂而怪奇的燈心草的叢羣，豐饒而澄明的水中，朽腐了生，發酵了死亡，飼養熱毒和瘴氣的水，是有生氣同時是一種毒害，這水妖豔而美麗，倒在奇怪的腐敗物上，呼吸的空氣是美妙柔和又可怕。在區劃這平靜大水沼的一切的崖岸上；在一切繁茂的亂雜的草叢中，爬着跳着滾着，黏滑而惹厭的大羣的冷血動物。我愛這些迴避的冷血動物，爲人所嫌惡而避開的，在我覺得他們有些神聖的地方。

當太陽落山的時候，湖沼使得我興奮，使得我沈醉，全日在酷熱底下昏睡的那廣大恬靜的湖沼，到了夕暮時光，變成了神仙妖怪的境地。在平如鏡面的渺茫的水面，投入了潔淨的天，金黃的天，血紅的天，火焰的天，跌落在水中，浸濕了，沈溺了，又蠕動。天是在無恨的高空，影映在

我們的下面，如許迫近，而不能捉住，在這尖的草突起像刺毛樣的淺淺的水中。

世上所有一切感人的千變萬化眩目醉心的色彩，我們看見在一瓣睡蓮葉的周圍，顯示無窮的色調，驚奇的光輝，無土的精靈妙相，一切的紅色，一切的玫瑰色，一切的黃色，一切的青色，一切的綠色，一切的紫色，都在那裏在一點的水中，他們給我看視全天空全空間全夢境，又有飛鳥掠過，還有別的事物，我不知是什麼。在湖沼中當日落之時，我在那裏感到一種不可知的神秘的幻妙的天啟，原始生活的初民的呼吸，也許不過是夕晚時光從池沼中所透起的一個氣泡。

四月十二日 在聖都洛盤

今朝，靠八時，我們開船，趁了強的西北風，離開聖拉斐哀。

海面沒有浪，不過灣內却被水花泡沫堆白了，像肥皂一樣白，因為有這風。這從福來受吹來的烈風，差不多每天早晨有的，好像碰到水面上去，抓破牠的皮，激成捲起泡沫的小浪，消散了，又開始再造。

港內的人，告訴我們，這風到了十一時，會停止的；我們就決定掛了三面縮伸蓬布，和一面小三角帆出發。

小艇是挪起來載在甲板上桅杆下面，美男號離了堤防，如飛樣去了。我從來沒有覺得牠如此速行過，不關牠差不多沒有張什麼帆篷，差不多可以說船底不觸着水面，沒有人會想到，在二米突深的巨大龍骨下面，有一千八百斤的鉛片，也是載着二千公斤的壓艙，在船底還有別的一切載積的重量，如同船具，錨，鎖，鏈，纜，索，器具，等等。

我們很快通過了亞爾琴川入海的灣口，我正想去靠近岸邊避風，風差不多完全息了。是從這地點起始的，那荒野淒涼佳美的地域，現在的人還稱做摩爾人的國土的，這一個長伸的半島，全是山地，牠的海岸線，却延長到一百基路米突以上。

聖都洛盤，在昔日名稱格里莫 Grimaud 灣的佳麗的海港入口處，是一個薩拉遜族的小王國的首府，牠所領屬的村落，為防禦敵人，差不多全建在山頂上，現在也還遺有許多摩爾式的房屋，有牠的拱廊，有牠的狹小的窗洞，有牠的

內庭，庭中種植的高大棕櫚樹，現在已經高過屋頂了。

假使有人踏進這奇怪羣山中的未知的豁谷中間，一定可以發見一所不像真會存在的野蠻的土地，沒有大路，沒有小徑，也沒有足跡，沒有村落，沒有房屋。

有時走了七八點鐘之後，看見一所破茅棚，大概是空着的，也許有時住着一家貧苦的燒炭人。

摩爾連嶺，說起來是有地質學上的特殊系統，所產植物種類的繁多，全歐沒有比擬的，而且有松樹橡樹栗樹的大森林。

三年前我曾到過這地方的中心，深入到梵綸 Verne 修道院的墟址，現在還有難忘的追憶，假使明日天氣好，我想再去一次。

從聖拉斐哀到聖都洛盤，沿海開了一條新路。沿着這佳麗的海岸，斬伐樹林，所開通的這平坦大道，有人計劃要建設許多避寒莊子，第一個設置起來的，名叫聖德居府。

此地有一種特別的樣子，在連到海岸的松林當中，向各方面開着許多大路，沒有一所房子，只有在樹林中間縱橫着的路線，有廣場，有十字街，也有大街，牠們的名目也標出在一面金屬的板上，柳史台 1 Ruysdaël 大街，魯朋 2 Rubens 大街，方迭克 3 Van Dyck 街，克綠堆洛林 4 Claude-Lorrain 街。大家要問，爲什麼都是那些畫家的名字，嘿！爲什麼？這不過因爲公司這樣說，正像上帝給太陽放光時節一樣，“這裏，應該住藝術家”。

公司！在地中海沿岸，這名詞中所表示的希望，危險，金錢的利得與損失，是世界上別處所

(1) Jacob Ruysdael (1628—1682)

荷蘭 風景畫開祖

(2)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

法國 Flemish art 中之代表者

(3) Sir Amthony Van Dyck (1599—1641)

法國 肖像畫家

(4) Claude-Lorrain 或 Claude-Gelée (1600—1682)

法國 風景畫家生於Lorraine州之鄉村

不聽知道的。公司！這神奇的，定命的，深奧的，欺詐的名詞！

不過在這地方，好像公司的希望是成功的，因為已經有了買主，而且是藝術家當中的好主顧。處處看到“此處已由加洛勒豆浪先生買定，克蘭倫先生買定，克魯塞推小姐買定等等……”但是……有誰知道？……地中海的諸公司並不是都交着好運。

沒有再可笑了，比這終歸於破產的這狂熱的投機事業。任何人由土地賺了一萬法郎，就買進一千萬法郎的地產，要由二十蘇(1)買進來的一米，用二十法郎再賣出去。於是開闢街道，裝置水管，預備煤氣工場，只等待着好事家來買。好事家不來，而來了破滅。

我看見，前面，遠遠在聖都洛盤灣口，有塔和浮標，指示兩岸伏着的沙礁。

第一個是名叫薩定諾Sardinaux塔，指示一帶同水平面同高的暗礁，當中幾次也探出褐色

(1) 蘇，是法國一種銅幣，二十蘇合一法郎。

的頭頂到水面上，第二個命名是油烏賊岩礁指示標臺Balise de la Sèche à l'huile。

我們現在到了灣的入口，這是介在兩座連山和樹林之間；深入直到立在山頂上的格里莫小村的下面。俯瞰此村的巍峨廢墟，那格里馬地堡，從暗靄中仰望，彷彿是神妖仙境的降現。

風停了，灣內像一處廣大平靜的湖面，我們趁着晨間急風的最後喘息，緩緩地進港，水路的右方，是聖馬克西梅 Sainte Maxime 白色的小港，映在水中房屋的影像，頂倒向在下面，和岸上一樣清晰。對面是古舊堅城護圍的聖都洛壑。

十一時，美男號靠了碼頭，泊在通航此地和聖拉斐哀的小汽船傍邊。實在，實際上這個孤立的海港中的住民，和世界上別處交通，只有靠托那舊時的遊船‘海上雄獅’，和通過山嶺的唯一道路；在夜間載運郵信和客人的老式的公共馬車。

此地也是海的可愛的樸素的小女兒之一，是美麗恬靜的小市場之一，像蚌貝一樣是海中產生的，由魚介和海氣所養給，而撫育水手。在港岸立着守勿淪 1 Suffren的銅像。

在那裏可以嗅着魚腥，燒柏油的氣味，鹽水和小漁舟的臭。可以看到，在街道的鋪石上，像真珠一樣發光，那鮫魚的鱗片。沿着港的牆壁，一羣跛足或是中瘋的老年水手，坐在石凳上，向日取暖。他們時時談着舊時航海的話，他們從前所認識的人，跑過的小孩輩的祖父。他們的臉和手，是由風吹，勞瘁，露沫，熱帶的炎暑，和北洋的寒冷，而發纒，轉黑，曬黃，乾枯了；因為他們是在大洋上巡迴，到過了世界中的各地，看完了所有的地方。在他們面前，支着杖的老船長，驢來賤去，繞長圈子，他從前曾經管理過三姊妹或二友人，或是馬利羅衣賽，或是尤內克來門丁等船隻。

(1) Pierre Andre de Suffren Saint-Tropes (1729—1788) 法海軍長官曾有大名

大家對他行敬禮，像兵卒的應諾點名一連串的連續，“今天好，船長先生”用種種不同的調子唱出。

此地才真是海上的土地，是一所充滿鹽氣和勇氣的小鎮，牠曾經對抗過薩拉森人，對抗過安約公爵，打過悍猛的海盜，抵禦過波蓬元帥，反抗過却爾五世，對敵過薩伏安公和安貝龍公。

在一六三七年，此地的住民，這些平和人民的祖先，不靠什麼援助，擊退了西班牙的海軍，於是每年用驚人的熱心，演習這攻擊和防禦的擬戰，喧鬧和噪雜，充滿了市街，令人想起中世紀的有名的奇怪的大祝典。

在一八一三年，同樣，這市鎮打退了英國派遣來的小艦隊。

現在是捕魚的市鎮，牠的漁產，有鮪，鱈，海狗，龍蝦，和這碧海中的別的一切珍妙的魚類，都是這一部分海岸的滋養。

我洗飾之後，走上碼頭，恰好聽得正午的鐘聲。我見二個上了年紀的雇員，是律師或吏房的

書記，他們出來喫飯，像二匹牛馬之類的老工獸，在給牠們喫麻袋裏的燕麥時候，把糰頭除下了那一刻的神情。

啊！自由！自由！唯一的幸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夢幻，在一切可憐的存在中，在一切種類的個人中，在一切階級的勞工中，在爲了每日的生活而惡戰苦鬪的人們之中，這一類人是最可嘆了，是最受不到天惠的了。

沒有人相信此事，沒有知道此事，他們連嘆息的力量都缺乏，他們不能自己革命，他們受不幸的束縛，受那刀筆，這可恥的名稱的絡頭的羈勒。

他們下過學問上的工夫，他們也懂得些法律，他們也許保有學士的頭銜。

我曾經怎樣地切愛過 Jules Vallès 的奉獻之詞：

“獻呈給一切受了拉丁希臘的教養而餓死的人。”

曉得這些可憐的人們的收入麼？每年八百

乃至一千五百法郎！

陰暗的辯護士辦公室的傭人，廣大的公署中的雇員，啊，你們每朝不得不在那可怕的牢獄之門上，讀但丁，Dante的名句：

“捨去一切的希望，你們，進來的人啊！”

第一次進這門的時候，只有二十歲，留在這裏，等到六十歲或在以上，這長期間的生活，毫無一點變動，全生涯始終一樣，在一隻堆滿綠色紙挾的桌子，昏暗的桌子邊過去了。他們進來，是在前程遠大的青年時代。出去的時候，老到近乎要死了。我們一生中所造作的一切，追憶的材料，意外的事件，歡喜或悲哀的戀愛，冒險的旅行，一切自由生涯中所遭際的，這一類囚人都不知道的。

日日，每禮拜，月月，每季，年年，他們的生活總是老樣子。每天在同一的時刻簽到，在一定的時刻喫飯，在同一的時刻退出，這樣從二十歲

(1) Alighieri Dante (1265—1321)

伊大利詩人所著神曲最有名

到了六十歲。只有四件事是可以特筆大書的，結婚，長子的誕生，父親和母親的死亡。沒有別的事件了，啊！對不起，還有加棒一節。他們是一毫不知曉普通一般的生活，也不知曉世間。他們連陽光滿街的好天氣也不曉得，田野漫步的趣味也不曉得，因為他們永不能在規定的時間以前放出來的。朝晨八時他們自己進去做一個囚人；這牢獄在下午六時開放，那時夜已來了。不過作為報償，一年間有十四天的權利，——而且是經了爭論，反覆磋商所勉強得着允准的權利，——去幽囚在自己的家中。因為沒有錢，他們能夠到什麼地方呢？

木匠向上空爬；車夫在街上跑；鐵路的工程師，越過了平原森林山嶺，不絕走向市都的城壁，海洋的廣漠青色地平線。雇員永不離開他們的案桌，他們的棺材；在同一面小鏡子裏，當他進來的日子，照出一個漆髮朱唇的青年，當他革職當他出去的日子，注視了一個禿頂白鬚的人而沈思。這樣是完了，生命之門是閉上了，未來

之望是絕滅了。怎麼，他就會到了這地步？爲什麼這樣就會老了去，一點也不遭遇特別的事件，也不感到什麼生存的驚奇？但是，這是事實。現在他要讓他的位置給青年的雇員了！

這樣，他們更加悲慘的去了，這同樣的動作，同樣的行爲，對於一定時刻作一定的事務，這日日在那案桌邊的長久執着習慣的突然中斷，差不多使他們馬上就死了。

當我走進旅館去喫飯的時候，他們交給我可怕的一大包信函，和新聞雜誌，我就覺得意氣銷沈，像受了凶事的預兆的壓抑。對於信函，我是又怕又恨的；那是桎梏。那長方的紙函上，寫着我的名字，當我撕破封緘的時候，我聽得發出鎖鏈的聲響，是繫我的從前現在所認識的人，到我身上那鎖鏈的聲音。

好好是一個個不同的人的手寫出來的，却都對我這樣說，“你在那裏？你在做什麼？爲什麼別去的時候不說一聲到什麼地方去？你和誰一

同逃匿？”別的一個還附加說，“假使你時常這樣從你的朋友逃避，你何以能夠要人家親暱你；而且這也有些使他們不快……”

好！那麼請他們不要來親暱我！沒有人會理解愛字，不在其中混了所有和專禁的觀念的。他們似乎以為種種關係，若不牽帶些責任心，感受性，和幾分的隸從性質，是不能存在的。你對於一個未識的人，因禮節而裝作笑容，這個未知者却阻攔了你，審究你的舉動，非難你藐視了他。假使我們踏到友誼的一步，每人以為有點權利；交情就變成了義務，結合我們的繫絡，終至成了線的節結。

這情切的煩悶，這疑深的嫉妬，像一個檢查糾纏牢了相知的人們，而他們的相知，是由於偶然會見了，相互許為知心，因為他們覺得最為氣味投合；其實不過因為要除去這地上的人心中所逃不過的，那孤寂的可惱的恐怖。

我們人人感着周圍的空虛，在渺茫的空漠中間，我們心意動搖，思想爭鬪，伸開兩臂，嚙出

了嘴唇，像一個狂人樣地出來，搜求一個人，去抱擁他。右邊索索，左邊摸摸，碰到就是，不知曉，不觀察，不理解，爲了只要不是孤獨。當他握住了一個人的手，彷彿說：‘現在你有幾分是屬於我了，你的幾分，你生命的幾分，你思想的幾分，你時間的幾分，是該我的了’。這所以有那麼多的人他們自信是極相愛，而實際完全隔膜，所以有那麼多的人，手挽手或口接口的走去，也不須用什麼觀察的時間。他們不願意再孤獨，於是不得不愛，他們用作友誼或愛情的相愛，但是他們要永續的愛。於是他們談論誓盟，對這一點自奮自勵，傾注他的全心，到一個昨夜所發見的新知的心，灌注他的全靈到一偶然碰見的面目姣好的靈上去。於是這一種結合的急遽慌忙，產生了那麼多的誤會，驚駭，過失，人生的戲劇。

所以無論怎樣的努力，我們還是孤獨的，同樣，無論怎樣的包擁束縛，我們還是自由的。

沒有人會是附屬於別一個人的。有時無意識地委讓那所屬於輕浮或熱情的遊戲，但總不

自己獻身。人類被要支配別人的心意所激動，創建了專制政治，奴隸制度，和結婚的習慣。却只能夠把他殺死，使他喫苦，幽禁他，而人的意志，總歸超脫羈勒，即使在他願意降服的瞬刻，也是這樣。

世間的母親，是能夠保有她們的孩子麼？剛從胎裏鑽出來的小東西，不是用哭聲去表述他的欲求，去宣告他是分離的存在，去揚言他的獨立麼？

女人是真會也許屬於你的麼？她想的什麼，甚至於關於她愛重你這一點，你知道麼？你吻她那妖麗的肉身，你醉倒在她的紅唇上。只要一句話，從你或者從她的口中說出來，僅僅一句話，也會足夠做出你們中間難以和解的怨惡！

一切情愛的感覺，失去牠們的妙醇之味，若使變了權利義務。去看會什麼人，或和他談話，是我歡喜的，能由這一點去導出就應該容許我去參預知悉他的作為，他的愛悅麼？

大小各都市，社會各階級中，所有的不安，

惡意的，嫉妬的，誹謗的，譏誣的好奇心，不絕的注意，對着別人間的關係，戀愛，流言，醜態，不是由這主張來麼？雖則程度不同，我們是互相關屬的，所以我們應該互相制裁別人的行爲，這一種主張。實際，我們的確空想，對於他人，我們是有這一種權利；對於他們的生活，只看我們希願他們照我們的樣子修身，對於他們的思想，只看我們要求他們和我們有同樣的體系，對於他們的意見，只看我們不能容忍讓他們和我們有些不同，對於他們的名聲，只看我們必要他們遵從我們的主義，對於他們的素行習性，只看我們憤慨，當他們不準據我們的德義觀。

我喫飯，在銅像飯店長桌的一端，我還繼續閱讀我的信札和刊物，我對面坐的半打人物的喧鬧的談話聲，使得我心煩意亂。

他們是商店公司中的出使。他們講到一切的話，總是確切無疑的斷定法，命令式，吹法螺，戲謔，嘲諷，他們給我明確感到了什麼是法蘭西國魂，就是說法國人平均所有的知識，理性，論

理，和才氣的意思。他們當中的一個，身軀肥大，蓬蓬的赤髮，佩着軍人章和人命救助的獎章，是一個堂堂的漢子。一個矮胖子，不住說雙關笑話，却不等到別人有理會的時間，就自己發聲哄笑了。一個剪短髮的人，要重行制定軍制和法制，改編法律和憲法，為適合他的酒販的心意，改建一個在他是理想的共和國。二個鄰人非常的出勁談着他們的桃花運，商店背後的冒險，和女傭的搭上手等事情。

在他們中，我看出法蘭西的全部，傳說中的法蘭西，才華，機敏，豪勇，風流的法蘭西。

這些人是法蘭西種族的標本，再加一些詩化，也足夠使我們去再現那歷史，那過頌虛偽的老太太所說的法蘭西。

這實在是一有趣味的種族，有一種非凡特別的性質，不是由別的無論何民族中所能尋出發見的。

第一是我們的機敏，這種圓轉自在，把我們的風俗習慣制度，生造出如此多趣的變化，使得

這個國家的歷史，像一種驚人出奇的冒險譚，那“且聽下回分解”式的紙面上，充滿了意外的，悲哀和滑稽，兇險和怪誕的事實。即使有人要惱怒要憤慨，因他們所抱見解的不同，但這却是十分確定的，世界上沒有別的歷史，再有趣再多波瀾，比得上我們的。

立腳於純藝術的觀點，——爲什麼這奇特而公平見地，不能容許到政治上，像在文藝上一樣；——也認爲這是絕無倫比的，只就前一世紀所出現的事實看，有什麼再稀奇的再出奇的，可以和我們比擬？

明天怎麼樣？這個不能猜度的預測，不是最有趣味麼？在我國什麼都是可能的，甚至於最奇怪到像不會真有的滑稽，和頂深切的悲慘，都有。

還有什麼能使我們驚怪呢？當一塊地方已經產生了奇女貞德 *Jeanne d'Arc*，產生了怪傑拿破崙，只能想做一處神奇的國土。

我們法國人又愛女子，用滿腔的熱血，用

幽逸的柔情，真心誠意，恭恭敬敬，十分地愛她們。

對於女人的懇懃，是別的什麼地方都不能和我們比較的。

那些人保有從前世紀所隱存在心裏的媚內的情火，用深切甜蜜，而同時多感又靈敏的柔情，包圍婦女。他愛一切屬於她們的，一切來自她們的，一切她們的存在，一切她們的作爲。他愛她們的梳裝臺，她們的弄玩物，裝飾品，她們的狡獪，她們的質直，她們的不誠實虛誑，她們的愛嬌。他愛全部的婦女，不論窮的富的，年輕的，或年老的，黑俏的，妖麗的，豐盈的，纖秀的。他覺得安心欣歡，當他接近她們，夾雜她們中間。只要在她們的面前，他就覺得不疲不倦，有無窮的愉悅。

他知道從第一句話，由一盼的秋波，由一片的微笑，使她們知道他的愛悅她們，催醒她們的情感，刺激她們的耽樂的情致，使得她們爲了他展開她們全部的誘惑力，她們和他之間，立刻生

起一種活潑的同情，一種本能的交情，像天稟和性格的一種親戚關係。

在她們和他之間，開始一種活動，魅惑和柔媚，結成一種神秘的爭奪的友情，在精神上心胸裏，結了更密切的暗昧的情緣。

他知道說什麼話，能够使她們歡喜，如何能使她們了解他的相思，怎樣對她們表示一種隱蔽而狂熱的欲願，不惹她們的厭煩激怒，不損破她們的脆弱而纖細的羞怯，不絕在他的眼中發亮，常常在他嘴唇上顫動，時刻在他的血管中燃燒的那種欲願。他是她們的朋友，她們的奴隸，她們的水性楊花的從僕，她們雪膚花貌的頌揚者。他應從她們的呼召，幫助她們，防護她們，像一個秘密的同盟者。他要獻身於她們，不但對於稍微認識的人，而且對於不認識的人，而且對於從未見過一面的人。

他不要求她們的什麼，不過是些少的溫和的愛情，一點點信任，或者一毫的興趣，一絲親熱的好意，甚至於或竟是一些狡詐戲弄。

他愛在街路上走過眼風驟着他的婦女。他愛秀髮飄拂的少女，在頭邊斜結綠色的花結，胸前掛着一朵花，羞怯或勇毅的眼光，遲緩或急速的脚步，通過步道上的人羣之間走去。他愛在身傍擦過的不認識的婦女，在門口做夢的商家小姑娘，橫在她的去蓋馬車上偃臥的美婦人。

等到他覺得和一個婦人對面，他的心胸動悸，精神奮興。他想着她，爲了她談話，努力使她愉悅，熱心使她知曉，他歡喜她的。他把柔情在嘴唇上漂起，有愛撫從眼波中送出，他切願熱望去吻她的手，去觸撥她衣裳的布片。在他，女人是裝飾這世界，而使他得生活的魔力。

他喜歡坐在她們的腳邊，只因為他在那裏是安樂的，他喜歡接觸她們的眼光，只因為要從那裏搜求她們的飛越隱藏的意思，他喜歡聽他們的聲音，單單是因為這是婦女的聲音。

法蘭西人的修練談話，和運習連發動人的妙語，是因為婦女，爲了婦女之故。

談話是什麼？神祕！這是一種使人不發生厭

倦的技巧，如何把一切話談得有興趣，不論什麼都可以使人愉快，用毫無道理的事實，而能魔惑聽聞的一種技術。

這用輕脫圓滑的話，所演的五花八門的戲耍，是如何用靈活的輕妙的詞句，去隱指到一件事體，而這是意念的一種輕淺的微笑，可以作為雜談資料的。

世界中只法蘭西人有這一種才氣，也只有他們能夠賞味牠，了解牠。

有一時的才氣，有永存的才氣，有市井通俗的才氣，也有典籍中的才氣。

這才氣二字，在牠廣泛的意義之中，自從吾民族有思想有言語時代，已經由諷刺或豪快的高聲大呼弘化在我民族心中了。這是孟坦尼 1 Montaigne, 拉培雷 2 Rabelais 的奇異的興趣，

(1)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法國哲學家

(2) Francois Rabelais (1483—1553) 法國諷刺文人

是服爾泰 (1) Voltaire, 波麥顯 (2) Beaumarchais, 聖西蒙 (3) Saint-Simon 的諷刺, 是莫里哀 (4) Molière 的是噴飯抱腹的好笑。

那種機智, 那種警句, 就是這才氣的極小輔幣。雖然如此, 還有別的一方面, 也是我們國民智能的的一種全然特異的性質。是智能的最富有魔力的一面。也使得我們巴黎人生活成懷疑的快樂, 使我們的風俗習慣成可愛的無罣礙。這是我們和樂的一部分。

從前這有趣的笑話, 由詩做成, 現今由散文做成。這些因了時代的不同叫做諷刺詩, 驚人句, 奇語, 譏刺, 嘲諷, 滑稽, 禪語, 隱語, 趣話, 俏皮話, 這些, 在市街上奔流, 在客廳中回旋, 到處飛走, 在熱鬧都會, 或在鄉僻野村。而野村的語,

(1)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哲學者文學者

(2) Pierre Augustin Carondeau Beaumarchais (1732—1799) 法國文學者

(3) Saint-Simon (1760—1825) 社會主義開祖

(4) Moliere (1622—1673) 喜劇作家

常不弱於都市的。把這些印刷到新聞紙上，從法蘭西的南角到北隅，牠引起哄笑，因為我們是會笑的。

二個名詞，二個觀念，其至於是二個聲音的奇突怪異的接合，某種調變關的妙語，巧妙的諧謔，奇想天外的亂話，打開我們歡笑的大門，立時起了哄笑的爆發，像火山的爆破，全巴黎和各省都相同，爲什麼比別的如此有力？

爲什麼法蘭西人都笑？而全英吉利和全日耳曼人都不了解我們的趣味？單單不過因為我們是法蘭西人，我們有法蘭西的智能，我們有這的可愛的天稟。

而且在我們的國家，有一毫些微的才氣，也就足穀治理國政了。上乘的滑稽，巴得天才的位置，一句妙語，把一個人神聖化了，他的子孫奉他做偉大的人物。別的什麼事情，都不重要，民衆愛重使他們生趣的人，恕赦使他們發笑的人。

只要對我們的歷史加以一瞥，我們就可以知道那偉大人物所有的名聲，不過由他的靈妙

的言語得來的。最可厭的王侯，由他們的佳妙諧談，也得了人望，一世紀一世紀說了又說地傳下去。

法蘭西的王位，却是由小丑的花鼻子去支持。

滑稽，滑稽，只有滑稽，嘲諷的，或是壯人的，雅致的，或是粗俗的，那滑稽浮遊在我們的歷史上面，把我們的歷史，變到一個像諧談語錄的大集成。

基督教信徒的苛洛維王，聽得讀耶穌受苦(1)的一節，喊道：

“爲什麼我不同了我們法人也在那裏？”

這位君王，爲行施獨裁，虐殺他的同盟，他的肉親，犯了一切所能想到的罪惡而大家當他是敬虔而化民的君王。

“爲什麼我不和我們法人也在那裏？”

(1) 基督最後之晚餐至翌日午後三時至五六時間中的苦難，即自客西馬尼園到十字架的經過。

我們也許會毫不知道關於賢君達戈培的存在，若使那歌辭：不教道我們那些小的殊特事情，雖然不是十分可靠的話。

沛本想奪顯台理的王位，對教王查却理發了這樣一個狡猾的問題：“那一個是二人當中更適合於做主權者，一個是有十分能夠做王者的職權的價值，但是沒有尊號，別一個是有尊號而不知政治？”

關於路易六世，我們知道什麼？不知道，對不起。在勃崙耐 Brehneviele 之戰，當一個英國人抓住了他，喊道“王是捉住了”。這王是純粹的法蘭西人，回說，“什麼話！難道你不曉得，就是在將棋裏，王也是永不能被捉住的麼？”

路易九世，饒他是一個明聖之君，不留存給我們一句紀念的滑稽話，所以他的時代，我們覺得是可怕厭倦，充滿了祈禱和苦修行。

(1) 達戈培王之歌，為歌王及其寵臣之事。一時很流行，拿破崙時遭禁，後又盛。

腓力泊六世這蠢才，在克來塞Crécy一役戰敗而受傷，走去敲阿波魯哀Arbroie的城時，喊道“開呀，法蘭西的運命來了”。我們現在還歡喜他這一句喜劇式的話白。

約翰二世，被嘉安，Prince de Galles王子所捕虜的時候，用一種武俠的氣概，和法蘭西瀟脫詩人的文雅，對他說：“今天我想招請你一處喫夜飯，不料運命之神，翻了花樣，使我來就你一處喫夜飯”。

處在逆境之中，恐怕不能有再上的悠閑罷。

“對於奧蘭公爵的爭鬪而要報復，不是做法蘭西王所該有的”路易十二世的寬仁的宣說。

這真是王者的名言；世上一切的王，都值得把這話去牢記的。

法朗索一世這大獸子，婦女的追求者，遭難的大元帥，却救了他身後之名，使他名字的周圍有一團不朽的光輝繞住，因當巴維Pavie戰敗之

(1) 英國皇太子Edward即渾名黑王子者。

後，他寫給母親的信上，有一句巧妙的話：“一切都喪失了，母親，除了光榮之外”。

不是這一句話，到現在我們還覺得比一次的凱旋還美好麼？不是這一句，使君王化成了比征服一個王國還高麼？我們忘了那遠時代所有的大戰爭名稱的大部份，但是我們總不忘却這“一切都失掉了，除了光榮之外”。

亨利四世，鞠躬！諸君，這是一位名家，陰險，猜疑，狡惡，僞君子，比什麼人都壞的東西。比人所不能相信以上的欺誑者，荒淫無道，大酒家，一毫也不信上帝。他是這麼的一個人，由幾句巧妙的諧談，他在歷史上成了一個武俠的，寬大的，正直的，勇敢的，公平正直的帝王，博得稱贊。

啊！狠毒的他，却知道如何去玩弄那些愚笨的人們。

“上吊去罷，勇敢的克利用，沒有你，我們已經得勝了。”

在這一類話之後，將軍是時常預備去被他

的君王所絞首或處斬的。

在有名的伊佛利 Ivry 之戰開始時，他說，“健兒們，假如你們看不見了大軍旗，望着我冠上白羽集合，你們一定可以由此去尋着光榮和勝利的道路。”

怎的能不使他時時獲得勝利呢，他是這樣明白如何對他的將官和兵隊講話。

這猜疑的君王，喜歡巴黎，他極喜歡，但是他在這美麗的都會，和他的信仰之間，非得有一種不能兩立的選擇不行。他嘆道：“呸！管什麼，巴黎總值得一彌撒罷。”所以他改了宗教，像他換一件衣服一樣。但是這一語，却使得這事件容易使人承受，不是事實麼？“巴黎總值得一彌撒。”使得有思想的人發笑，使得不引起大的憤怒。

他又不是成了一切家庭中父親的同盟麼？當西班牙公使見着他和皇太子做着扮馬的遊戲，他問：

“公使閣下，你也是父親麼？”

西班牙公使回答說，“是，陛下”

“那麼，不妨我們還要玩。”王說。

他是征服了，永久征服了法蘭西的心，中流人士的心，一般民衆的心，由他的絕妙的諧談，永不是王子所能說的天才的話，充滿了深意和溫厚，狡詐和思慮。

“假使天許我活下去，我願在我國中，不使有在禮拜日的菜鍋中，都不能燒一頭雞喫的窮人。”

是用這些話去羈縻，管理，支配那些狂愚而呆蠢的民衆。由這二句名言，亨利四世對於他的子孫，交給了有特徵的畫像，沒有人能說起他的名字，不立時浮起白羽冠的幻像，和鍋中雞肉的香氣。

路易十三世，不能說什麼警語，這無趣味的君主，造成了煞風景的時代。

路易十四世，道出人格的絕對威力的法則
“朕卽國家。”

在極度的開闊裏，道出王者的尊大的限度，

“我要被等待”。

他道出政治上的響琅的名調，使兩國民結密切的同盟，“已無比來奈山的存在。”

他的在位時代，盡在這幾句話之中了。

路易十五世，那墮落的君王，却風雅而富於機智，傳留下他的至高不關心的樂天的本心，“我死之後來洪水吧！”

路易十六世，若有吐一句妙語的才氣，也許能夠把國家挽救，用一點頓才，難道不能避免上斷頭臺麼？

拿破崙一世，一把一把地撒散，合兵士胃口的話。

拿破崙三世，用簡短的句子，消除了法國人一切未來的怒火，下誓約說，“帝國是和平的。”帝國是和平的，絕妙的空言，可愛的欺誑，說了這句話之後，他可以對全歐洲宣戰，不用對他的百姓生一點恐懼，他發見了一個簡單明顯動人的公式，能夠打動人的精神，而抗對那不能勝過的。

他宣戰，對支那，對墨西哥，對俄羅斯，對奧大利，對全世界，有什麼要緊？還有些人是確信的談講，他所給的是“帝國是和平的”那太平的十八年。¹

但是羅希福² Rochefort 的打倒帝國，也是用這諷刺比鎗彈更強猛的語句，使得牠崩壞粉碎。

麥慕韓³ Mac-Mahon 將軍對於他權力的紀念，留下給我們的話，“我在此，留在此”。後來却被庚培泰⁴ Gambetta 的鋒利的攻擊打倒，“屈服乎，退位乎。”

這二動詞，比革命還有力，比防塞還可怕，比軍隊還難攻，比全部的投票還可怕，護民官用來倒翻這將軍，破碎他的光榮，毀滅他的勢力和

(1) 拿破崙三世在位自1852至1870計十八年。

(2) Victor Henri Conito de Rochefort-Lucay
(1833—1899)

(3) Edme Patrice Maurice Mac-Mahon, Duc de
Magenta (1808—1893) 法國將軍，第二任大總統。

(4) Leon Michel Gambetta(1838—1882)法國政治家。

威名。

至所現今的我國，政治舞臺上的人，他們要失敗，因為他們沒有這一種精神，他們要失敗，因為在危急的時候，在擾亂的時候，在不能免避的激變的時候，他們不曉得如何去使法蘭西發笑，而解除牠的武裝。

此等歷史上的逸語，真可以憑信的極是寥寥，但是去相信這些是那些人所說的，却也沒有什麼多大關係。

在駝背的國中，
什麼人都該是這樣，
或者要裝做這樣。

俗謠中有這樣的歌。

現在那一羣旅客又談到了婦女解放，她們的權利，和她要想在社會中取得的新地位。

有的表示贊同，有的覺得不然，小胖子不住講着趣話，用下記一段十分發鬆的話，把議論和飯食同時了結。

他說，不久在英國有一個大集會的席上，議論到了這一個問題，其中一個論者，引證許多根據，闡發許多議論，同情於婦女方面，他的結論是這樣的一句，

“總之，男子和女子的相差，只在絕小的一點。”

一個有力的熱心的佩服的聲音，羣衆中直喊出來，說道：

“好啊！絕小的一點萬歲！”

四月十三日 在聖都洛盤

今朝天氣非常之好，所以我動身到梵綸修道院。

兩件追憶，引導我到這廢墟去：其一，即是在這涼荒的修道院所觸到的無限的孤寂，和難忘的哀愁的感覺；別的一種，是一對農人老夫妻，前年一個朋友領導我巡遊摩爾地方的時候，曾經伴了我到他們的家裏去過的。

我坐在一乘鄉野車中，因為這道路上，那有彈簧的鋼絲馬車，頃刻就不能走的，先沿了海灣直到灣底。我看見，在對岸有一所松林，那裏公

司又想試設一所避寒地了。這海岸是很好，而這地方又有莊麗的景色。此後，路徑轉入羣山之中，不久通過了跨嶽崙鎮。再過一回，我離了此市而轉入，如同轍跡之連續的崎嶇山道。旁邊流着一條河，或無寧說是一條水溝，每百米突，總是橫斷谿谷，水流泛溢，稍稍向前流去，又折回來，或又隱過了，或者離開了河床去潤濕地面，再回到溝裏，亂入到沙礫的底地，又忽然好像賢慧起來，按班就伍地安分了些；但是立時受了一種奇異空想的支配，又直衝到了道路上，把道路變成了水窪，馬走去齊到鞅高，水齊到馭者臺。

沒有什麼房屋，沒有什麼人煙，東一所西一處有燒炭人的草棚。頂苦的是住在洞裏。這些住在地洞裏的人，通年在洞裏過活，伐木來燒做炭，喫麵包和蔥蒜，喝水，睡像兔兒在牠們的窟中，掘穿花崗岩的狹小的窟中。而且在這人跡所不到的山谷中間，不久曾尋出了一個隱者，一個真的隱士，沒有人知道他，即是那些森林守護人

也不知道。

這一個野人的存在，我不知由何人最初探得，不必說被公用馬車的車夫聽到了，車夫講給郵局長聽，郵局長傳到男的也不知女的電報員耳中，又傳到了感得驚愕的某種起碼報紙編輯者，他作成了一段動人聽視的記事，全省的報紙都轉載了牠。

警察就發腳去搜尋這個隱者，並不使他感到什麼困難，因為他大概已經把關述到他的文件都藏過了。不過有一個照相的，也被這一條新聞所唆使，親自出馬到山窠裏去，走了三日三夜，終於拍了某一人的照相來，有的人說這是真的隱者，也有人說是假的。

去年把這奇妙地方介紹給我的那個朋友，却給我引見二個人，更加非常怪誕，比之那個苦惱的人，帶了那悲慘，那悔恨，那不能救的絕望，也許只不過是生的厭倦，來藏匿到廣漠不測的森林之中的那人。

他是這樣會到這兩個人的。他騎在馬上，在

這山谷之中亂走，忽然遇到一所繁茂的開墾地，有葡萄園，有田園，有一所簡陋而安閒的莊房。

他進去，一個婦人接着他，是年紀七十光景農婦。她的丈夫，坐在一枝樹下，立起，走來和他行禮，應酬。

——他是耳聾了，她說。

他是一個近八十歲的老人，非常健康，挺胸而可愛。

他們使用着一個男僕和一個女傭。我的朋友有一點駭怪，在這荒涼的地所，會見這樣特別的人，就考查他們。他們在那兒已經很長久了，人家很尊敬他們，他們過活很安逸，一種農民的安逸。

那友人後來又去訪問了他們幾回，漸漸得了那女人的信任。他帶給她新聞書籍之類，他驚怪在她發見那思想，或竟可說思想的殘片，是絕不像這階級中人的。可是她並不十分識字，也不聰敏，更不伶俐，不過像在她記憶的底與，有遺忘的思想的痕跡，昔日所受教育的潛在的記

信。

一天她問他的名字。

——我是某某伯爵。

被棲宿在萬人心中的瀟灑的虛榮之念所動，她回答說：

——我也是，我也是貴族！

她就接下去說，一定是第一回談到這件事情，如此這年的而且沒有別的人知道。

——我是一個大佐的女兒，我夫是父親所指揮聯隊中的下士官，我和他戀愛了，我們就一同逃走了。

——那麼你們就到這兒來？

——是，我們隱避匿在此地。

——從此以後，你就沒有見過你的家族？

——哦，沒有，沒有，你想，他不是一個逃兵麼？

——你也不會給什麼人信？

——哦，沒有給人信。

——那麼，你也不會聽到過別的人講到你

的家族，也不知你父親母親的消息。

——哦，沒有，母親本來早就死了。

這女人還保有一些童心，她這麼坦直投身到戀愛，像從峭壁上投身。

他又問：

——你從來不曾把這事情說給別人聽過？

——哦，沒有，我現在得講，因為莫利史是聾了。當他能聽見，我是不敢講的。而且你想，逃到了此地之後，所碰見的只是農人。

——那麼總之你們是有福氣了？

——哈，是啊，福氣很好。天爺保佑。很好福氣。我一點沒有什麼懊悔。

於是我去年去訪這女人，這一對，正像人家去看神奇的遺物。

我悲傷，驚愕，嘆息，和帶一點厭煩，注視着這個女人，她跟了這麼一個男人，一個粗夯，被他的驃騎兵的制服所誘惑，即是後來在農夫的襤褸衣裳中，她還繼續看出那背上披的綠色短褂，腰間宕着軍刀，足上穿着發響的有拍車的皮

靴。

不過她也自身已經成了一個女農了。在這荒地的底奧，她已經慣習了，她的生活，沒有靡樂，沒有豪華，沒有任何種類的優雅，她是屈服在這簡單的生活法之下了。她仍還是愛他，她成了一個平民的女人，光戴着帽，圍着布裙。她在木的案桌上，坐在稻草底的椅子上，從土器的盆中喫，野菜和馬鈴薯或豬油的糜。睡在草鋪上，在他的一邊。

她一點也不想別的事情，除了想他之外，她永不懊悔，對於裝飾品，絲綢絹緞，優雅的物品，安逸的椅子，裱糊很整潔的屋子中的幽清的香氣，為休憩橫在鴨絨的毯上的安樂，都不悔惜。除了他之外，她什麼都不要，她住在這地方，她再也不會有的欲望。

她在極小的時候，就把她的生活放棄，也把她的世界和養育她愛撫她的人們棄脫。她只和他一人到這荒僻的谿谷中來。而他便是她的全部了，一切她所祈願，一切她所夢想，一切她無

終的期待，一切她無盡的希望。他給她的生存，全全充實了幸福，她不能有更上的幸福了。

現在我是第二回去訪她，帶一點奇驚和爲漠然的不快，是我對於她所感到的。

她住在梵繪修道院那山的對面，近着逸萊大路，在那裏有別的一輛車等着我，因爲我們沿着過來的轍跡已經是盡頭了，只有一條小徑，非徒步或驢子是不能走的。

於是我獨個人緩緩地徒步走上去，我走入佳妙的林中，一所眞的哥希加式的叢林，一所神仙譚中所出現的樹林，有開着花朵的蔓草，有香氣馥郁的植物和峨巍的大樹。

路上花崗岩的小塊發光又被腳跌滾着，從樹林的隙間，我見到，突然，這廣漠鬱葱的山谷，眼睛所能看到的，只充滿了青綠的蜿蜒。

我覺得熱，血在體內奔流很快，我覺得牠在我血管當中近乎燃燒，迅速，敏活，有節奏，像歌樂一樣，使人恍惚，由日光所煽起的生的觀樂，和動物心的大歌曲。我快滿，我壯健，加增我的

步速，攀登岩石，跳呀，跑呀，一刻一刻看着視界的展開，一個龐大的荒涼山谷的網，一個煙囪中所透起來的煙，也看不見。

不久，我走到一個峯頂，又仰見別一個更高的山峯，轉了幾個灣之後，我看見在前面的山坡上面，在從谷底直連上山頂的大栗樹林之後，一所寂寥的廢址，灰暗的石片的堆積，和由高大拱廊所支持的古建築。要過去，須得繞過這大谷，通過栗樹林。這些樹木，和修道院同樣古老，在這廢頹巨大毀損的頻死狀態之下，苟延殘喘。有些是倒了，再不能載負他的年齡，有些是折了頂，只剩得中間能藏十人的巨大窩隴的根幹，却有一種孱弱的巨人軍的樣式，雖則上了年紀，被雷火所殛，還是向天空強襲。在這渺茫的樹林中，可以感到世紀經過年歲的黴灰氣，和朽腐了的樹根的老命。在這裏面，在巨大樹株腳下，沒什麼東西開新花。因為在這灰暗色的樹幹中間，有泥土和石塊一樣堅硬，也不生什麼草蔓。

在這裏有二口井，或說是泉水，為給牛喝水

之用。

我走近那修道院，我見了一切的古建築，最古的是上溯到十二世紀，最新的是住着牧夫的家族的。

在第一個庭中，看見有動物的足跡，覺得還有生的殘餘，在此地出入，走過了和別的廢墟同樣的將要倒塌的堂殿，到了遊步廊，是長而低的走廊，上面還遮好，圍繞了生滿茅茨豐草的空庭。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不曾覺得在我心上感得如此深切的哀愁，在這古的慘淡的僧侶的散步地方。一定，那拱廊的形態，和位置的配合，構成了這一種情感，挑起這心上的緊張，由視覺而使精神上感受哀愁，正像壯快的紀念碑的曲線，看見了使人生起愉悅。建造這隱遁所的，該是一個抱了絕望的人，只看這苦悶表徵的遊步廊。走進了這牆圍，便覺有遏制不住的想悲鳴號哭，心上的創傷更起強烈的復恨，一切隱伏壓縮在我們心中的悲惱苦慘擴大展開，直到無限。

我爲要看周圍的景象，攀登此壁，於是我懂

了，——在我們周圍，什麼都沒有，除了死滅之外，——修道院之後，是一個高聳入雲的山峯，繞着這廢墟是栗樹林，前面是一山谷，再望前也是山谷，山谷，——松林，松林，松樹的海洋極眼睛所能看到的地平線，在山頂上也是松林。

於是我離開這地方。

我又通過了一所橡樹林，在此地，我去年受着強烈驚心的感動。

這是在十月裏一天，灰暗的天氣，那時節是為製造軟木而去剝去樹皮的時節，剝去的皮，從腳根直到第一個枝頭，去了皮的樹幹，變成紅色，像剝了皮的四肢，一種血的紅色。這奇怪曲灣的形狀，像由癲癇病的發作，扭換而成了不具殘病之人一樣。我立時覺得像陷入了受苦的森林，到地獄中的血腥的森林，在那兒人是生了根，軀體因受苦而變了像樹木，生命在由傷口流血所感到的無窮的苦惱中，不絕流走，這痙攣，這死滅，作用到我的神經上，像感到突然看勃發的流血慘事，或是人從屋頂掉下。而且這情緒是

如此生動，感覺是如此強烈，我彷彿聽得遠遠的無數的悲嘆和苦悶的呼聲。爲要定安我混亂的心，我把手去觸其中一顆樹，我覺得看見，我看見手縮回來的時候，我的手全是紅的。

現在牠們是好了，——一直到次回的再剝。

到底看見了到驃騎兵下士官和大佐的女兒，過了長久的幸福生涯的那個農園近傍的道路。

從遠處，我已經看見那個男人，在葡萄園中走。這樣便更好了，要是那女人只一個人在家裏。

女傭在門前洗衣物。

——你家太太在家裏罷，我對她說。

她現出一種詫訝的神氣，用南邊的聲氣回答。

——先生，伊死了已經有半年哉。

——她死了麼？

——是呀，先生。

——那是爲什麼緣故？

那女人躊躇起來，含渾的說了。

——伊是死了，當真死了。

——但是，爲什麼？

——掉了下來，爲什麼！

——掉了下來，從那兒？

——從窗上啊。

我給了她兩毛錢，對她道，

——把這事講給我聽。

不必說她是很願意講的，也是一定，她從半年以來，時常反覆背述這一件事情，因爲她長長的隨口背誦，像一件熟讀的定規的故事。

於是我明白了，從三十年以前，這個男子，那老漢，那聾子，有了一個情婦，在隣村，這事件偶然被他妻知道了，由一個經過的馬車夫講起這一件事情，也不知她是誰。她聽到了這一件事，發狂的樣子，直奔上屋頂，從窗口跳了。也許不曾有什麼思量，只不過這驚愕的發見所生起可怖的苦惱，使她失了常度，一種不可抗力的推動，像由酷烈慘毒的鞭打逼得她如此。她奔上階級，跳過了門，不知道，也不能夠停止她餘勢，續

續進行，在他跳了空之前。

在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現在還一點也不會知道，將來也永遠不會知道，因為他是聾子，他妻是死了，這是全部，這也好，因為誰都是要死的。

我遠遠的看見他用手指揮工人們。

但我也看見了車子，在樹蔭中等待，我就上了車，再回到聖都洛盤。

四月十四日

昨天晚上，雖則還不過靠九點鐘的光景，我是想睡覺了，恰好正是那時候，接到一個電報。

我相愛好的朋友當中的一個，這樣的話，“余來孟伽落，住四天，發電沿岸各港，邀君來會談。”

於是要和他會見的念頭，要談話，要笑的希望，要講世間的事情，一切的事件，個個的人物，要說壞話，要罵人，要指摘人家，要責難別個，要上下古今，想海闊天空一陣的念頭，在心中像大火一樣的透起。假如在早晨，我對於這召喚是說

不定會生狂亂的憤怒，但是在夜間，我實在是極歡迎的；我願意我的身體已經在那邊，充滿人衆的菜館中的大客廳，在我眼前浮起，聽着種種的聲響，其中報知球戲點數聲音，蓋住一切嘈雜，像教堂中的“上帝與汝同在”的聲音，

我喊般那，吩咐他，

——明天早上四時我們航摩納哥。

他冷然的回答，

——要是天氣好的話，麥歇。

——天氣定是會好的。

——可是風雨表是下降呢，

——嘸，再會昇起來的啊！

水手們現出他們的不信的微笑。

我就先去睡覺了。

去喚醒他們的也是我，天上還是昏黑，有些雲遮掩了天空，風雨表却沒有升高。

兩個水手搖搖頭，現出疑惑的神氣。

我再說，

——呸，天氣會好的，去罷，開船！

般那說，

——要是能夠望見大海，我可以知道該怎麼辦，但是現在港裏，在灣的底頭，我們什麼也不曉得，我們什麼也不看見，麥歇，也許大海上有很強的風浪，我們不能料定。

我回答，

——風雨表是在低度，所以不致於有東風，那麼假定是西風，我們可以到阿該去躲避，不過六七哩的路。

他們也不像因此放懷了，不過就預備開船。

——我們用小艇運上甲板麼？般那問。

——不，你看天氣會好，讓牠仍在後面拖着罷。

——一刻鐘之後，我們離了這海港，我們出海口，由間歇而輕弱的微風所吹迫。

我笑說，

——好！你們看，天氣是好的。

不久我們已經疾駛過了建在瀨標沙洲上黑白的塔，現在雖則受那長長伸出海中刻刻放發

閃光的喀馬拉的庇護，美男號已經被緩慢而有力的長波所攙動了，這些水的小山陵，逐一的推移過來，不發聲息，不騷鬧，不浮泡，牠不用狂怒的嚇人，由牠的平靜使人驚惶。

眼中什麼都不能看見，只覺得船在昏暗而攪亂的海面上上下下。

般那說，

——夜裏在海上曾經有過大風，麥歌，假使我們不闖什麼禍，我們真是幸氣了。

太陽昇起來，光明灼灼照到這驚濤駭浪之上，我們三人全望着大海，看狂風會再吹來不。

此時船行極快，憑了風，又有海流的推進，我們已看見阿該在航線的偏橫了，我們協議要避過這個惡天氣，向康納去的好，還是越過了海上的島嶼而到尼斯去的好。

般那是贊成到康納的，但我看這微風也不強起來，所以我決定到尼斯。

三小時之間，總算沒有什麼事情，雖則那可憐的小艇像一個軟木塞在這高浪大波之中打

滾。

若是沒有看見過這汪洋大海的人，沒有經驗過海面上強力而速走的亂山，這些山由谷去介開，谷也刻刻漲滿了水，消失再生起；不能推測，不能想像那水的神祕，不可思議，兇猛而偉大的力量。

我們的小艇，繫在大索的一端，約有四十米突的長，遠遠拖在我們船尾，在這亂動的水波中跳躍。有時突然看不見了，却又在一個高浪的頂出現，像一隻泳水的大白鵝。

現在，康納在這灣的兜底，聖都努拉也可以看見，牠的塔透在水波之上，前面是恩梯倍灣。

風漸漸增強些，浪的頂上像羊羣，這些雪白的縣羊，跑得這樣快，所以無限的羊羣，沒有牧童，沒有衛狗，在無限的天空底下跑着。

般那對我說。

——能得到恩梯倍已經是很不錯了。

實在海的衝擊，用一種不能表現的大響聲，擲般到我們船上。性急的颶風，亂推我們，投我

到張開大口的洞中，從旋渦中出來，我們回顧，不能不有驚怖的心顫。

斜帆架是放下了，但每一回船的側動，帆架下部總觸着波浪，好像要把這桅檣都拉倒去。檣和帆都去了，那可只存得我們，單單的淨漂在這忿怒的水上。

般那喊我：那小艇，麥歇。

我轉頭看見一個可怕的大波，覆蓋了牠，捲滾牠，把牠包在液沫之中，像吞喫了下去，又把繫住的大索打斷了，把船奪去，半沈半浮，把勝利的俘獲品，波浪投擲牠到那邊小山岬的岩石之上。

每分鐘覺得有一小時那麼長，什麼都做不成，進航是必要，達到我們前面的陸地是必要的，但是，但是何時能繞過山脚，何時能夠到了避浪地，何時能得救了。

我們終於到了這地點！眼前的海是穩靜平坦，由做成恩梯般岬的陸地和山岩的長帶所掩蔽。

這一個港口，我們離開牠只有不多幾天，不過我覺得好像經過了幾個月的航海之後，再進港的。入港的時候我恰好聽得午砲響。

水手因為再回到港中，很欣幸，不過般那刻刻反覆說：

——唉！麥歇，可憐我們的小艇，看牠這樣的臨終的情形，真心裏不是心裏。

為和朋友一處晚膳，我搭四時的火車到摩納哥公國。

我希願有長閑的時間，去詳談這一個奇妙的國家，地方比法蘭西的村落都小，但是擁一個獨裁的君主，有司教的，耶穌派僧和神學生的宗教軍隊，比君王的軍隊還占多數，有砲兵隊，他們的砲大都是旋條砲，有比易路十四的葬式更加虛飾的一種儀註，有比普魯士的威廉的獨裁主義更加專橫的統治主義，却和對於人性中惡德的極大寬容結連。實在是那君王，司教的，耶穌派教士，神學生，行政官吏，軍隊，司法官，以及一切的人都是生活在這惡德之上的。

頌贊這太平的賢國王呀，他不要怕什麼外敵的侵寇，國內的革命，平平安安統治他的平安的少數的臣民。在傳統的完全保存着朝廷的儀禮之中，四番的呼踊，二十六次的吻手，以及往時大支配者所用的一切禮式。

但是這一個君王，並不殺伐，也不報復的，當他行放逐，因為他有時也行放逐，而實際運用的時候，又無限的奧妙。

我們說一個實例來證明，好麼？

一個執心的賭棍，在一天兇煞的日子，瀆冒了君主，放逐他的勅令，是發佈了。

一個月之間，他徘徊在這禁制的樂園的周圍，怕懼天使和劍的化身，掛刀的警察。到後來，一天，他鼓起了勇氣，越過了境界，三十秒之間達到了國土的中心，直到了加希諾的賭場中，但是突然一個官司阻住了他。

——喂，你不是放逐的人麼？

——是，先生，但我預備下一次火車就回去的。

——啊！那麼也成，你可以進去。

這樣，他每一個禮拜來，每一次，同一位官吏問他同一的詞句，他也照例的回答。

能有比這更寬大的裁判麼？

但前幾年在這國內起了一件極重大，極新奇的事件，殺人事件的發生。

一個男子，一個摩納哥人，不是在這地方所不絕碰到的，從他國進來的人，一個丈夫，由一時的憤怒，殺死了他的妻。

唔，他殺她毫無理，一毫不能有辯解的道理，全國一致的激忿。

大理院開議去裁判這特別的事件，因為殺人事在這個國中從未發生過，對於這惡人，滿場一致的宣告他死刑。

發怒的君王，批准了這個判決。

除了處刑這罪人之外，不殘留別的事情了。但是在這一點，起了一個難問題，在這中國，沒有劊子手，也沒有斷頭臺，行刑人。

怎麼辦？依據了外交大臣的意見，國王和法

蘭西政府開始交涉，去借受這劊子手和斬頭器械。

巴里的內閣經過了長長的討議，後來返答了一件，搬運這木製械器，和死刑執行人的費用表，全費用是計算到一萬六千法郎。

摩洛哥的皇帝陛下，覺得這死刑執行所費太貴了，那殺人漢的確值不了這價值。一萬六千法郎，一惡漢的頭，值到一萬六千法郎，嚶，那不行。

這回再向伊大利政府提出同樣的交涉，一個王國是弟兄輩，當然不要像共和國那麼貴的使費。

伊大利政府所送來的計算表，總計是一萬二千法郎。

一萬二千法郎！非得起一種新的稅不行，每一個住民要新課二法郎的稅，這一定在國內要發起空前的困難麻煩。

一個人想到叫一個平常的兵去斬那兇漢的頭，但是接受這商談的將軍，躊躇的回答說，他

的兵士或者沒有十分練習那刀劍，要去做那些對於刀劍的工夫要有十分修練的事，恐怕難成。

所以君王再召集最高法庭，提出這棘手事件的審議。

大家商議了好久，不能尋見切實的解決法，後來裁判長提議，把死刑減等為終身監禁。這方法是採用了。

但是這國裏也沒有監獄，就非得新設一所不行，又任命了一名管束囚人的獄官。

六個月中間，不發生什麼事情，囚犯終日躺在這小屋中的草榻上，那時看守坐在門前的樑上，看看來來往往的行人。

但是那個君王是一個經濟家，這是他再小的缺點，他對於自國頂小的費用，也要把那清賬來看過。（這明細表也不見得長）創設新機關的費用表，是送呈上來了，監獄的費用，囚犯和看守的給養，那獄吏的供給，是國王的預算表中的重大負擔了。

起初他不過繃繃眉頭，但是當他想到這也

許要經久的時，（那罪人是年輕的）他通知司法大臣，要求他想出節除這費用的方法。

司法大臣和裁判長商量，二人都同意於刪除獄吏的費用，那囚人是請他獨自看管，要逃是沒有什麼逃不了的。這是預想的，這問題在各方面都滿足的解決法。

所以那獄吏是回家去了，一個宮庭廚房的用人，早晚給囚人送飯，只殘剩這一點事了。但是那犯人永不試想去恢復他的自由。

有一天却忘了供給他的飯食，看見他緩緩的走了來討飯喫，這回之後，他慣習了如此，免了廚房工人來往的麻煩，到了喫飯的時候，他就來和宮庭的僕役一處喫飯，所以他就成了他們的朋友。

在朝飯之後，他往往在孟加洛一帶散步。有時他也踱進加希諾的賭場，在綠布的臺上，作五法郎輸贏。要是贏了的時候，在著名的飯店裏請自己喫了一頓好菜，就回到了監牢，他留留心心從裏面把門門上。

他沒有在牢外邊過夜。

那形勢是討厭起來了，不是那囚犯，而是法官覺得。

再開了法庭，決議要犯人退出摩納哥國境。

當他聽到了這麼的意味的判決，他如此簡單的回答：

“我想，你們是說笑話罷。那麼以後我要變到怎樣呢？我是不能過活了。我已經沒有家庭。你們要我做什麼呢？我是判決了死刑，你們却沒有把我殺掉。我也沒有出什麼怨言。後來我改判了終生監禁，移交到獄吏的手中。你們又奪了我的看守去。我仍舊沒有說什麼不平。

“今朝你們又要迫我離開這土地，但是那不行。我是囚人，我是你們的囚人，由你們裁判宣告的。我要忠實的服刑，我留在這哩”

最高法庭是沒有話可說了。君王大怒，命人再想別的法子。

大家再集攏來計較。

此時決定撥付給囚人六百法郎的年金；若

他到別個國裏去謀生。

犯人承諾了。

他從他舊日君王的國土租賃了五分的小園地，種植些蔬菜，藐視一切權貴的君王，在這塊地上，過他安樂的生涯。

但是摩納哥的朝廷，因這事件之教訓，作亡羊補牢之計，決意和法蘭西訂了條約。現在是他交付囚人給我們，用一筆小額的年金，我們把他幽禁。

在這公國的判裁錄中間，任何人都可以讀到爲逼一個人退出摩洛哥國土，而規定的那奇怪年金的判決文。

在王宮前面，聳立和宮殿拮抗的建築，是球戲場。這二者之間，不存在什麼憎惡，也不存在什麼敵意，因前者受後者援助，而後者受前者的保護。可以尊崇的例範，在一小國內，二個大家族相隣接，而過和平生活的好例，這例是充分能拭除加波萊和孟德鳩二家的備忘錄。一方是支配階級的王家，一方遊戲場所的賭家。這一舊一

新的二社會，由黃金的響聲，結了親密的兄弟之盟。

王室的客廳是非常難以接近，同時這加希諾場是極度的開放，對於外來人。

我再回說到先刻的話。

金銀的鏘鏘，如同浪聲一樣的續繼，這深沈的輕飄的可怕的聲音，充盈了進門人的耳管，其次塞滿了他的靈魂，攪亂他的心意，困惑他的精神，迷狂他的思想，到處聽得着這音聲的低唱，高歌，呼喊，引誘，摧傷。

許多醜劣的賭棍，圍住了幾張案桌，各大陸各階級的殘渣人物，都有。其中也夾雜了王侯或者未來的國王，還有流行社會的婦人，也有中流社會的人，也有放債的，也有下流的女子，一種世界上唯一的混集體，各人種的人，各階級的人，各種類的人，各種原產的人，都應有盡有。一個宏富的陳列館，網羅俄羅斯人，巴西人，智利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攜提籃的老婦人，年輕的流唱，她拿一口小袋，在袖邊，當

中放着鑰匙和手帕，還有註定放到綠布桌上的最後三個五法金幣當她相信覺得是幸運到的時候。

我走近第一個案桌，我看見……顏色蒼白，額上青筋暴起，牙齒嚼緊，滿面由不快感而發癢掣……就是阿該灣所見那青年女子，就是煌煌日光的林下，和柔和清澈的月下所看的那美麗的多情女子，坐在她前面，他也在那裏，他是心神不安的極子，手中張着幾個路易金幣。

——放到第一格，她說：

他用苦悶的聲音問，

——全部麼？

——是，全部。

他把路易金幣堆做一小堆。擺莊的賭徒把輪旋轉。那球就奔動跳躍，停止了。

——好了，到門了。一個聲音呼出，隔了一刻之後，再說：

——二十八。

那年輕女子發抖，用短而硬的音聲說，

——出去罷。

他起來，不看她，跟了她後面，大家不言而喻，在這二人之間有一種可怖之事件現出了。

忽然一個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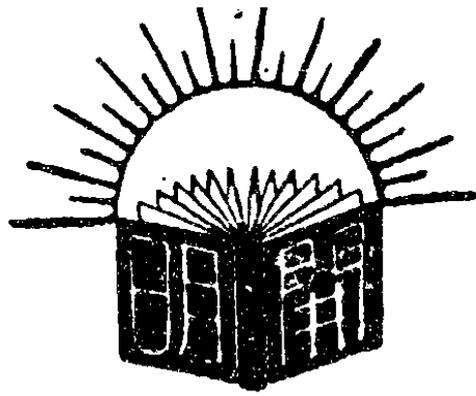
——戀愛也道別了。他倆今天不像和睦的樣子。

一個手拍我的肩，我轉頭一看，原來是我友。

我還得懇求讀者諸君的寬容，關於我自身的事說了這麼多。我不過爲自己消遣而寫這日記，或者竟是想利用這漂泊的孤獨，以捉住我的飄忽的思想，牠像飛鳥一樣的掠過我心頭。

有人要求我把這幾頁的東西付印，這沒有連絡，沒有結構，沒有技巧；毫無理由的隨便接續下去，又忽然不過因爲暴風中斷我的航程之故，沒有別的緣由，而把牠完結的日記。

我允諾了這請求，一定是我的錯失了。



¥ 5